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4n1453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唐　義淨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53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汝諸苾芻，凡有來求，善說法律、情樂出家及受近圓者，阿遮利耶、鄔波馱耶應與出家及受近圓。」時諸苾芻不知有幾阿遮利耶？幾鄔波馱耶？佛言：「有五種阿遮利耶，二種鄔波馱耶。云何五種阿遮利耶：一、十戒阿遮利耶，二、屏教阿遮利耶，三、羯磨阿遮利耶，四、依止阿遮利耶，五、教讀阿遮利耶。何謂十戒阿遮利耶？謂授三歸及十學處。何謂屏教阿遮利耶？謂於屏處撿問障法。何謂羯磨阿遮利耶？謂作白四羯磨。何謂依止阿遮利耶？謂下至一宿依止而住。何謂教讀阿遮利耶？謂教讀誦乃至四句伽他。何謂二種鄔波馱耶？一者與其剃髮出家受十學處，二者與受近圓。」
如世尊言：「其親教師等當與出家受戒及受近圓。」者，諸苾芻不知云何當與出家近圓。佛言：「凡有欲求出家者，隨情詣一師處，師即應問所有障法。若遍淨者隨意攝受。既攝受已，授與三歸并五學處，成鄔波索迦律儀護(此言護者，梵云三跋羅，譯為擁護。由受歸戒護，使不落三塗。舊云律儀，乃當義譯，云是律法儀式。若但云護，恐學者未詳，故兩俱存。《明了論》已譯為護，即是戒體無表色也)，如是應授。先教求出家者令禮敬已，在本師前蹲踞合掌，教作是語：
「『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眾中尊。』如是三說。師云：『奧箄迦。』(譯云好，或云爾。亦是方便義，由此聖教為善方便，能趣涅槃至安隱處)答云：『娑度。』(譯為善，凡是作法了時及隨時白事皆如是作。若不說者，得越法罪。梵漢任說，已下諸文但云好、善，皆可准此或云，後語同前)次授五學處，教云：『汝隨我語。』(准如聖教及以相承，並悉隨師說受戒語，無有師說，直問能不？戒事非輕，無容造次)『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索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答云：『善。』次請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言和上者，乃是西方時俗語，非是典語。然諸經律梵本皆云鄔波馱耶也)。教云：『阿遮利耶(譯為軌範師)存念！我某甲今請阿遮利耶為鄔波馱耶，願阿遮利耶為我作鄔波馱耶。由阿遮利耶為鄔波馱耶故，我當出家。』如是三說。後語同前，至第三番，應言：

『由鄔波馱(亭夜反)耶為鄔波馱耶故(由近師位，故重言耳)。』次請一苾芻為白眾者，彼應問本師云：『所有障法並已問未？』答言：『已問。』若問者善；若不問而白者，得越法罪。次為白眾，一切僧伽當須盡集，或巡房告知。次將至眾中致禮敬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語：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從苾芻某甲希求出家，在俗白衣未落鬚髮，願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此某甲若剃鬚髮披法服已，起正信心，捨家趣非家，某甲為鄔波馱耶，僧伽為與某甲出家不？』(此乃但是以言白事，不是羯磨單白)眾咸言：『若遍淨者，應與出家。』俱問者善；如不問者，得越法罪。

「次為請苾芻看剃髮者，彼便盡剃，其人後悔。」佛言：「應留頂上少髮。問曰：『除爾頂髻不？』若言：『不。』者，應言：『隨汝意去。』若言：『除。』者，應可剃除。次與洗浴，若寒與湯、熱授冷水。次與著裙，當須撿察，恐是無根、二根及根不全等。」時有苾芻露形撿察，彼生愧恥，佛言：「不應露體而為撿察，為著裙時應可私視，勿令彼覺。次授縵條教其頂受，為著衣已，師應為請苾芻與受求寂律儀護者，教禮敬已，應在二師前，蹲踞合掌，教作是語：『(二師可相近坐，令弟子執親教師袈裟角。親見西方，行法如是)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眾中尊。彼薄伽梵釋迦牟尼、釋迦師子、釋迦大王、如知應正等覺，彼既出家，我當隨出。在俗容儀我已棄捨，出家形相我今受持，我因事至說親教師名，親教師名某甲。』如是三說。師云：『好。』答云：『善。』次授十學處，教云：『汝隨我語。』

「『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婬欲、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不歌舞作樂、不香鬘塗彩、不坐高床大床、不非時食、不受畜金銀。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婬欲、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不歌舞作樂、不香鬘塗彩、不坐高床大床、不非時食、不受畜金銀亦如是。此即是我十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求寂，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耶名某甲。』師云：『好。』答云：『善！』『汝已善受十學處竟，當供養三寶親近二師，學問誦經勤修三業，勿為放逸。』

「若年滿二十可授近圓，師應為求三衣及鉢、濾水羅、臥敷具，為請羯磨師、屏教師，并入壇場。諸苾芻眾既和集已，或五眾或十眾，令受戒者偏露右肩脫革屣，一一皆須三遍禮敬。然敬有二種：一謂五輪至地(謂是額輪、二手掌輪、二膝輪)，二謂兩手執師腨足任行。於一既致敬已，應請鄔波馱耶。若先是鄔波馱耶或是阿遮利耶者，

隨時稱說。若先非二師者，應云：『大德。』或云：『尊者。』若請軌範師者，類此應為。當具威儀，作如是語：『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今請鄔波馱耶為鄔波馱耶，願鄔波馱耶為我作鄔波馱耶。由鄔波馱耶為鄔波馱耶故，當受近圓(此謂先是十戒親教師)。』如是三說，後語同前。即於眾中在親教師前，師與守持三衣，應如是教：「『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僧伽胝(譯為複衣)，我今守持，已作成衣，是所受用。』如是三說，餘同前。『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嗢怛羅僧伽(譯為上衣)，我今守持，已作成衣，是所受用。』如是三說，後語同前。『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安怛婆娑(譯為內衣)，我今守持，已作成衣，是所受用。』如是三說，後語同前。若是未浣染，未割截物，若絹若布權充衣數者，應如是守持：「『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衣我今守持，當作九條僧伽胝衣兩長一短。若無障難，我當浣染割截縫刺，是所受用。』如是三說，後語同前，餘衣准此(所有著衣法式，如下尼五衣中具註)。次可擎鉢總呈大眾，恐太小、太大及白色等。若是好者，大眾咸云：『好鉢。』若不言者，得越法罪。然後守持應置左手，張右手掩鉢口上，教云：『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波怛羅是大仙器、是乞食器，我今守持，常用食故。』如是三說，後語同前。次應安在見處離聞處，教其一心合掌向眾虔誠而立。其羯磨師應問眾中：『誰先受請？當於屏處教示某甲。』彼受請者答云：『我某甲。』次問：『汝某甲，能於屏處教示某甲，某甲為鄔波馱耶不？』彼應答言：『我能。』

「次羯磨。師應作單白：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於屏處教示某甲，某甲為鄔波馱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屏教師，當於屏處教示某甲，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次屏教師將至屏處，教禮敬已，蹲踞合掌，作如是語：『具壽！汝聽，此是汝真誠時、實語時，我今少有問汝，汝應以無畏心，若有言有、若無言無，不得虛誑語。汝是丈夫不？』答言：『是。』『汝年滿二十未？』答言：『滿。』『汝三衣鉢具不？』答言：『具。』『汝父母在不？』若言：『在。』者，『聽汝出家不？』答言：『聽。』若言：『死。』者，更不須問。『汝非奴不？』『汝非王臣不？』『汝非王家毒害人不？』『汝非賊不？』『汝非黃門不？』『汝非污苾芻尼不？』『汝非殺父不？』『汝非殺母不？』『汝非殺阿羅漢不？』『汝非破和合僧伽不？』『汝非惡心出佛身血不？』『汝非外道不？』(現是外道)『汝非趣外道不？』(先已出家，還歸外道，更復重來)『汝非賊住不？』『汝非別住不？』『汝非不共住不？』(先犯重人)『汝非化人不？』『汝非負債不？』若言：『有。』者，應可

問言：『汝能受近圓已還彼債不？』言：『能。』者善。若言：『不能。』者，『汝可問彼，許者方來。』『汝非先出家不？』若言：『不。』者善。如言：『我曾出家。』者，『汝不於四他勝中隨有犯不？』『汝歸俗時善捨學處不？』答言：『犯重。』『隨汝意去。』若言：『無犯。』者善。問言：『汝名字何？』『我名某甲。』『汝鄔波馱耶字何？』答云：『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耶名某甲。』『又汝應聽！丈夫身中有如是病：謂癩病、癭病、癬疥、疱瘡、皮白、痾瘓、頭上無髮、惡瘡、下漏、諸塊、水腫、欬嗽、喘氣、咽喉乾燥、暗風、癲狂、形無血色、噎噦嘔逆、諸痔、痲癘、癃脚、吐血、癰痤、下痢、壯熱、脇痛、骨節煩疼、及諸瘧病、風、黃、痰癊、總集三病、常熱病、鬼病、聾盲、瘖瘂、短小、癵躄、支節不具，汝無如是諸病及餘病不？』答言：『無。』『汝某甲聽！如我今於屏處問汝，然諸苾芻於大眾中亦當問汝。汝於彼處以無畏心，若有言有、若無言無，還應實答。汝且住此，未喚莫來。』其師前行半路向眾而立，應作是語：『大德僧伽聽！彼某甲，我於屏處已正教示，問其障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為聽來不？』合眾咸言：『若遍淨者應可喚來。』咸言者善，如不言者，犯越法罪(五天壇場安在寺中閑處，但唯方丈，四邊塼壘可高二尺，內邊基高五寸，僧於上坐，中有小制底高與人齊，傍開小門得容出入。其求受戒人立在壇外，其屏教師於屏處問不令眾見，不同此方皆在戒場內令眾共覩，此即全乖隱屏之義。既問障法已，可教其人別立壇外，師即前行半路遙白眾知，此是言白，元非羯磨，西方親見其事，聞者勿致疑情)。應遙喚來。既至眾中，令於上座前蹲踞合掌。致禮敬已，乞受近圓，教作是語：『大德僧伽聽！我某甲今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我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我某甲今從僧伽乞受近圓，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某甲為鄔波馱耶。願大德僧伽授我近圓，攝受拔濟我，教示哀愍我。是能愍者，願哀愍故。』如是三說。

「次令至羯磨師前，若以甎或以物裹草稕支雙足跟，十指踞地，蹲踞合掌。其羯磨師應作單白，問其障法。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此某甲今從僧伽乞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我於眾中撿問某甲所有障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次問障法，如上應知。次作白四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是丈夫年滿二十，三衣鉢具。某甲自言遍淨，無諸障法。此某甲今從僧伽乞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是丈夫年滿二十，三衣鉢具，某甲自言遍淨，無諸障法。此某甲今從僧伽乞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僧伽今與某甲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若諸具壽聽與某甲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如是三說。『僧伽已與某甲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作法了時，即應量影。」

苾芻足度，其影便過，佛言：「應作商矩度之。」彼皆不解何謂商矩？佛言：「可取細籌長二尺許，折一頭四指，竪置日中度影長短，是謂商矩。一一商矩所量之影，皆悉名為一人，此影纔長齊四指時，看自身影與身相似。若有增減，准此應思(故《僧祇律》云：一人、二人影者，比來人皆不識)。量影訖時應告彼云：『汝在食前近圓，或在食後影長爾許。若一指、二指、一人半人、二人、三人等。』如其在夜，或是晝陰，即可准酌告之，謂是初更、夜半乃至天明等。次後宜應告知時節差別。」彼皆不知時節有幾，佛言：「有五時差別：一、冬時，二、春時，三、雨時，四、終時，五、長時。言冬時者，有四月，謂從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言春時者，亦有四月，謂從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言雨時者，有一月，謂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言終時者，謂六月十六日一日一夜是。言長時者，有三月欠一日一夜，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是西方眾僧要法，若不解者即非苾芻，但為比來未翻，致令聞者不悟。此謂佛家密教與俗有殊，若至西國，他問不知，人皆見笑，不同支那記月而已)。

「次當為說四依法。

「『汝某甲聽！此四依法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為諸苾芻受近圓者說是依法，所謂依此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為四？

「『汝某甲聽！一、糞掃衣，是清淨物易可求得。苾芻依此，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用糞掃衣而自支濟，生欣樂不？』答言：『欣樂。』『若得長利絁絹縵條，小帔大帔輕紗紵布或諸雜物，若更得清淨衣，若從眾得、若從別人得，汝於斯等隨可受之，知量受用不？』答言：『受用。』

「『汝某甲聽！二、常乞食，是清淨食易可求得。苾芻依此，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以常乞食而自支濟，生欣樂不？』答言：『欣樂。』『若得長利飯粥飲等，若僧次請食、若別請食、若僧常食、若常別施食(梵云泥得，譯為常施，有別施主，施僧錢物作無盡食，每日次第令僧家作好食以供一人，乃至有日月來不許斷絕。西方在寺多有，此地人不知聞，若不能作食供乳亦好)、八日十四日十五

日食，若更得清淨食，若從眾得、若從別人得，汝於斯等隨可受之，知量受用不？』答言：『受用。』

「『汝某甲聽！三、樹下敷具，是清淨物易可求得。苾芻依此，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於樹下敷具而自支濟，生欣樂不？』答言：『欣樂。』『若得長利房舍、樓閣、或居坎窟、草苫、板覆，堪得經行。若更得清淨處所、若從眾得、若從別人得，汝於斯等隨可受之，知量受用不？』答言：『受用。』

「『汝某甲聽！四、陳棄藥，是清淨物易可求得。苾芻依此，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用陳棄藥而自支濟，生欣樂不？』答言：『欣樂。』『若得長利酥油、糖蜜、根莖、枝葉、花果等藥時及更藥、七日盡壽。若更得清淨藥、若從眾得、若從別人得，汝於斯等隨可受之，知量受用不？』答言：『受用。』

「次說四墮落法：『汝某甲聽！有此四法，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為諸苾芻受近圓者說墮落法。苾芻於此四中，隨一一事若有犯者，隨當犯時，便非苾芻、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譬如斬截多羅樹頭，更不能生增長高大，苾芻亦爾。云何為四？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諸欲法，說欲是染、欲是潤澤、欲是愛著、欲是居家、欲是羈絆、欲是耽樂，是可斷除、是可吐盡、可厭息滅、是冥闇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不應輒以染心視諸女人，何況共行不淨行事。具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法，乃至共傍生，於如是事苾芻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此欲法，不應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起怖畏心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不與取，離不與取稱揚讚歎是勝妙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麻糠他不與物，不以賊心而故竊取，何況五磨灑若過五磨灑(西方撿問諸部律中皆同此名，斷其重罪，不云五錢。此是貝齒，計八十箇名一磨灑，大數總有四百貝齒，一時離處方是犯盜，元不據錢。若譯為五錢者，全乖本文。故存梵語，通塞廣如餘說)。具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若在聚落、若空閑處，他不與物以盜心取，如是盜時，若王、若大臣，若捉、若殺、若縛驅擯、若訶責言：『咄男子！汝是賊，癡、無所知，作如是盜。』於如是事苾芻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此盜

法不得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起怖畏心，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於害命，於離害命稱揚讚歎是勝妙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蚊蟻不應故心而斷其命，何況於人若人胎。具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若人、若人胎，故自手斷其命、或持刀授與、或自持刀、或求持刀者，若勸死、讚死，語言：『咄男子！何用此罪累不淨惡活為？汝今寧死，死勝生。』隨自心念，以餘言說勸讚令死，彼因死者，於如是事苾芻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此殺法不得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於妄語，於離妄語稱揚讚歎是勝妙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戲笑不應故心而為妄語，何況實無上人法說言已有。具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實無知、無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除增上慢，或言：『我證四諦理。』或言：『天龍鬼神來共我語、得無常等想、得四禪四空六神通八解脫。證四聖果。』於如是事苾芻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妄語法不得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次說沙門四種所應作法。『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為諸苾芻受近圓者說沙門四種所應作法。云何為四？汝某甲聽！始從今日若他罵不應返罵，他瞋不應返瞋，他調不應返調，他打不應返打，有如是等惱亂起時，汝能攝心不返報不？』答言：『不報。』『汝某甲聽！汝先摽心有所希望，作如是念：「我當何時得於世尊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汝已出家，今受近圓，得好如法親教師及軌範師等，和合僧伽秉白四羯磨，文無差舛，極善安住。如餘苾芻，雖滿百夏所應學者，汝亦修學；汝所學者，彼亦同然，同得學處，同說戒經。汝從今日當於是處起敬奉心，不應厭離，於親教師應生父想，師於汝處亦生子想，乃至命存侍養瞻病，共相看問，起慈愍心至老至死。又於同梵行所上中下座，常生敬重隨順恭勤，而為共住讀誦禪思，修諸善業；於蘊處界、十二緣生、十力等法，應求解了，勿捨善軛，離諸懈怠，未得求得、未解求解、未證求證，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究竟涅槃。我今為汝於要略事

舉其大綱，餘未知者，當於二師及同學親友善應諮問。又於半月說戒經時，自當聽受。准教勤修。』為說頌曰：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汝某甲已受近圓竟，勿為放逸，當謹奉行。』令在前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大世主喬答彌，由其愛樂八敬法故，便是出家及受近圓成苾芻尼性。』者，大德！餘苾芻尼眾欲遣如何？」佛告鄔波離：「餘苾芻尼若先出家未受近圓，可隨次第如常應作。若有在俗女人發心欲求出家者，隨情詣一苾芻尼處，尼即應問所有障法。若遍淨者，隨意攝受。既攝受已，授與三歸并五學處，成鄔波斯迦律儀護(此言護者，梵云三跋羅，譯為擁護，由受歸戒護，使不落三塗。舊云律儀，乃當義譯，云是律法儀式。若但云護，恐學者未詳，故二俱存。《明了論》中已譯為護)。如是應授。先教求出家者令禮敬已，在本師前雙膝著地低頭合掌，教作是語：

「『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眾中尊。』如是三說。師云：『奧簞迦(譯為好)。』答云：『娑度(譯為善。並已注如前)。』次授五學處，教云：『汝隨我語。

「『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答云：『善。』次請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言和上者，乃是西方時俗語，非是典語。然諸經律梵本，皆云鄔波馱耶)。教云：

「『阿遮利耶(譯為軌範師)存念！我某甲今請阿遮利耶為鄔波馱耶，願阿遮利耶為我作鄔波馱耶，由阿遮利耶為鄔波馱耶故，我當出家。』如是三說，後語同前，至第三番應言『由鄔波馱耶為鄔波馱耶故(由近師位故重言耳)。』

「次請一苾芻尼為白眾者，彼應問本師云：『所有障法並已問未？』答言：『已問。』若問者善，若不問而白者，得越法罪。次為白眾，一切僧伽當須盡集，或巡房告知。次將至眾中致禮敬已，在上座前，雙膝著地低頭合掌，作如是語：『苾芻尼僧伽聽！此某甲從苾芻尼某甲，希求出家，在俗白衣比未落髮，願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此某甲若剃髮披法服已，起正信心，捨家趣非家，某甲為鄔波馱耶。苾芻尼僧伽為與某甲出家不？』(此乃但是以言白事，不是羯磨單白)合眾咸言：『若遍淨者，應與出家。』俱問者善，如不問者，得越法罪。次為請苾芻尼作剃髮者。」

彼便盡剃，其人後悔，佛言：「應留頂上少髮。問曰：『除爾頂髮不？』若言：『不。』者，應言：『隨汝意去。』若言：『除。』者，應可剃除。次與洗浴，若寒與湯、熱授冷水。次與著裙，當須撿察，恐是無根、二根及根不全等。」

時苾芻尼露形撿察，彼生愧恥，佛言：「不應露體而為撿察，為著裙時，應可私視，勿令彼覺。次授縵條教其頂受，為著衣已，師應為請苾芻尼與受求寂女律儀護者，教禮敬已，應在二師前，雙膝著地低頭合掌，教作是語：(二師可相近坐，令弟子執親教師袈裟角。親見西方行法如是)『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眾中尊，彼薄伽梵釋迦牟尼、釋迦師子、釋迦大王、如知應正等覺，彼既出家，我當隨出，在俗容儀我已棄捨，出家形相我今受持。我因事至說親教師名，親教師名某甲。』如是三說。師云：『好。』答云：『善。』

「次授十學處，教云：『汝隨我語。

「『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婬欲、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不歌舞作樂、不香鬘塗彩、不坐高床大床、不非時食、不受畜金銀。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婬欲、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不歌舞作樂、不香鬘塗彩、不坐高床大床、不非時食、不受畜金銀亦如是，此即是我十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求寂女，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耶名某甲。』師云：『好。』答云：『善。』『汝已善受十學處竟，當供養三寶，親近二師，學問誦經勤修三業，勿為放逸。』

「若是曾嫁女年滿十二、若童女年滿十八(應可臨時隨事稱說，下皆准此)，應與六法、六隨法，二年令學。應如是與。先敷座已鳴犍稚，言白復周，苾芻尼僧伽隨應盡集，極少須滿十二人。於壇場中，令求寂女致禮敬已，在上座前，雙膝著地低頭合掌，作如是語：

「『大德尼僧伽聽！我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我從鄔波馱耶某甲，於二年內乞學六法、六隨法。我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於二年內乞學六法、六隨法。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某甲為鄔波馱耶。願苾芻尼僧伽授我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攝受拔濟我，教示哀愍我。是能憍者，願哀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尼秉白二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某甲為鄔波馱耶，今從苾芻尼僧伽於二年內乞學六法、六隨法。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某甲為鄔波馱耶。今

從苾芻尼僧伽於二年內乞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苾芻尼僧伽今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若諸具壽聽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次應告言：『汝某甲聽！始從今日應學六法：一者不得獨在道行，二者不得獨渡河水，三者不得觸丈夫身，四者不得與男子同宿，五者不得為媒嫁事，六者不得覆尼重罪。』」

攝頌曰：

不獨在道行、　不獨渡河水、
不故觸男子、　不與男同宿、
不為媒嫁事、　不覆尼重罪。

「復言：『汝某甲聽！我始從今日應學六隨法：一者不得捉屬己金銀，二者不得剃隱處毛，三者不得墾掘生地，四者不得故斷生草木，五者不得不受而食，六者不得食曾觸食。』」

攝頌曰：

不捉於金等、　不除隱處毛、
不掘於生地、　不壞生草木、
不受食不飡、　曾觸不應食。

「若二年內於六法、六隨法已修學訖，可授近圓，師應為求五衣及鉢、濾水羅、臥敷具，為請作羯磨尼、屏教師并入壇場諸苾芻尼，既和集已，極少須滿十二人。諸苾芻尼先可授其淨行本法，皆令三遍禮敬。然敬有二種：一謂五輪至地(謂是額輪、二手掌輪、二膝輪也)，二謂兩手執師腨足。於此二中任行其一。既致敬已，應請鄔波馱耶。若先是鄔波馱耶或是阿遮利耶者，隨時稱說；若先非二師者，應云：『大德！』或云：『尊者！』若請軌範師，類斯應作，當具威儀，作如是語：『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今請鄔波馱耶為鄔波馱耶，願鄔波馱耶為我作鄔波馱耶，由鄔波馱耶為鄔波馱耶故，當受近圓(此謂先是受十戒親教師)。』如是三說，後語同前。即於眾中在親教師前，師與守持五衣，應如是教：

「『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僧伽胝(譯為複衣)我今守持，已作成衣，是所受用。』如是三說，後語同前。下之四衣皆須別持，准此應說：『嗢怛羅僧伽(譯為上衣)、安怛娑婆(譯為內衣)、厥蘇洛迦(譯為下裙)、僧脚崎(譯為掩腋[打-丁+親]衣)。』若是未浣染、未割截物、若絹若布權充衣數者，應如是守持：『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衣我今守持，當作九條僧伽胝衣，兩長一短。若無障難，我當浣染割截縫刺，是所受用。』如是三說，後語同前，餘衣准此。(此五衣者

尼所要用，三衣如舊，餘二須論。厥蘇洛迦，正譯名篛，意取形狀立目，即是尼之下裙，長四肘、寬二肘，兩頭縫合，入中攞上，過齊後掩，繫以腰絛在踝上二指，此是西方尼眾著裙之儀。唯此一裙更無餘服，以是煖地充事長道，不同寒國重數須多。舊云厥修羅或云祇修羅者，皆訛也。僧脚崎者，即是此方覆髆，更長一肘，正當其量，用掩肩腋。佛制恐污三衣，先用通覆兩肩，然後於上通披法服，繞頸令急，編[巾*句]紐於肩頭，其[巾*句]紐與衫[巾*句]相似。衣總覆身，元不露髆，雙手下出，斂在胸前，同阿育王像。乃至禮敬三寶，及受大戒、噉食之儀，曾不輒許露出胸髆。尼在寺時法皆如是，僧亦同此。然噉食禮拜之時，僧便露髆，五天皆爾。不見僧尼披覆髆者。若在寺中無帶[巾*句]紐法，由氈布輕澁肩頭不墮。此方絹滑施帶胸前，自是一家容儀，非關佛所制則，但由先來翻譯傳授不體其儀，云僧祇支，復道覆肩衣。然覆肩衣者，即僧脚崎，喚作僧祇支，乃是傳言不正。此二元是一物，強復施其兩名。祇支似帶，本音覆肩，律無斯目。又此方古舊祇支亦非本樣，合是厥蘇洛迦而縵偏開一邊事當下裙也。此等非直名有參差著用，亦未閑其軌，略注大綱，廣如餘處。自非親觀西國，誰復委的元由？設有見此告言改者，萬中有一，即但三衣之類也。既而雷同，執舊不肯隨新，斯乃知而故為違教之愆，誰代矣)。

「次可擎鉢總呈大眾，恐太小、太大及白色等。若是好者，大眾咸云：『好鉢。』不言者，得越法罪。然後守持，應置左手、張右手掩鉢口上，教云：『鄔波馱耶存念！我某甲，此波怛羅是大仙器，是乞食器，我今守持，常用食故。』如是三說，後語同前。

「次應安在見處離聞處，教其一心合掌向眾虔誠而立。其羯磨尼應問：『眾中誰先受請當於屏處教示某甲？』彼受請者答言：『我某甲。』次問：『汝某甲能於屏處教示某甲，某甲為鄔波馱耶不？』彼應答言：『我能。』次羯磨尼應作單白：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能於屏處教示某甲，某甲為鄔波馱耶。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差苾芻尼某甲作屏教師，當於屏處教示某甲，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

「次屏教尼將至屏處教禮敬已，如上威儀，作如是語：『汝某甲聽！此是汝真誠時、實語時，我今少有問汝，汝應以無畏心，若有言有、若無言無，不得作虛誑語。汝是女人不？』答言：『是。』『汝年滿二十未？』(若曾嫁女者問：『汝年滿十四未？』)答言：『滿。』『汝五衣鉢具不？』答言：『具。』『汝父母在不？』若言：『在。』者，『聽汝出家不？』答言：『聽。』若言：『死。』者，更不須問。『汝夫主在不？』若有、若無隨時教答。『汝非婢不？』『汝非宮人不？』若言：『是。』者，應問：『國主聽汝不？』『汝非王家毒害人不？』『汝非賊不？』『汝非憂愁損心不？』『汝非小道、無道、二道、合道不？』『汝非身常流血

及無血不？』『汝非黃門不？』『汝非污苾芻不？』『汝非殺父不？』『汝非殺母不？』『汝非殺阿羅漢不？』『汝非破和合僧伽不？』『汝非惡心出佛身血不？』『汝非外道不？』(現是外道)『汝非趣外道不？』(先已出家，還歸外道，更復重來)『汝非賊住不？』『汝非別住不？』『汝非不共住不？』(先犯重人)『汝非化人不？』『汝非負債不？』若言：『有。』者，應可問言：『汝能受近圓已，還彼債不？』言能者善。若言不能者，汝可問：『彼許者方來。』『汝非先出家不？』若言不者善。如言：『我曾出家。』者，報云：『汝去！無尼歸俗重許出家。』『汝名字何？』答：『名某甲。』『汝鄔波馱耶字何。』答云：『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耶名某甲。』『又汝應聽！女人身中有如是病：謂癩病、癭病、癬疥、疱瘡、皮白、痿瘓、頭上無髮、惡瘡下漏、諸塊水腫、咳嗽喘氣、咽喉乾燥、閣風癲狂、形無血色、噎噦嘔逆、諸痔痲癃瘴腳、吐血、癰痤、下痢、壯熱、脇痛、骨節煩疼，及諸瘧病、風、黃、痰癊、總集三病、常熱病、鬼病、聾盲、瘖瘂、矬小、癵躄，支節不具，汝無如是諸病及餘病不？』答言：『無。』『汝某甲聽！如我今於屏處問汝，然諸苾芻尼在於大眾中亦當問汝。汝於彼處以無畏心，若有言有、若無言無，還應實答。汝且住此，未喚莫來。』

「次屏教師前行半路向眾而立，應作是語：『大德尼僧伽聽！彼某甲，我於屏處已正教示，問其障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為聽來不？』合眾咸言：『若遍淨者，應可喚來。』咸言者善。如不言者，招越法罪(其壇場法式。及威儀進止，並如大僧已論，審觀應作)。應遙喚來。既至眾中令於上座前，如上威儀，當乞受淨行本法，教作是語：『大德尼僧伽聽！我某甲今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我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我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受淨行本法，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某甲為鄔波馱耶。願苾芻尼僧伽授我淨行本法，攝受拔濟我、教示哀愍我。是能愍者，願哀愍故。』如是三說。次令至羯磨師前，雙膝著地，坐小褥子，低頭合掌虔誠而住(女人坐法，與男不同，作小褥子，可方一尺厚三寸，纔得支坐，偏居帖膝、低頭合掌，西方受戒法皆如是)。其羯磨師應作單白，問其障法：

「『大德尼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受淨行本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我於眾中撿問某甲所有障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

「次問障法，如上應知。當作白二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是女人年滿二十，五衣鉢具，父母夫主悉皆聽許(有無之事，如前問知)。苾芻尼僧伽已與二年學六法、六隨

法，此於二年已學六法、六隨法，某甲自言遍淨無諸障法。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受淨行本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某甲受淨行本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是女人年滿二十，五衣鉢具，父母夫主悉皆聽許。苾芻尼僧伽已與二年學六法、六隨法，此於二年已學六法六隨法，某甲自言遍淨無諸障法。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受淨行本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苾芻尼僧伽今與某甲淨行本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若諸具壽聽與某甲受淨行本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某甲受淨行本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次當為請作羯磨苾芻，及請諸苾芻入壇場者，二部僧伽隨應盡集，苾芻極少須滿十人、尼十二人。教受近圓者令三遍禮眾。禮有二種，如前已說，於僧必須致禮，尼眾執腦亦得。禮訖，向上座前雙膝著地合掌而住，教乞近圓，應云：

「『二部僧伽聽！我某甲今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我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我某甲今從二部僧伽乞受近圓，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某甲為鄔波馱耶。願二部僧伽授我近圓，攝受拔濟我，教示哀愍我。是能愍者，願哀愍故。』如是三說。

「次令至羯磨師所，如前威儀，師作單白，問其障法，應如是說：

「『二部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此某甲今從二部僧伽乞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若二部僧伽時至聽者，二部僧伽應許我今對二部僧伽問其障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

「次問障法，如上應知。次作白四羯磨，應云：『二部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是女人年滿二十，五衣鉢具，父母夫主悉皆聽許。苾芻尼僧伽已與二年學六法、六隨法，此某甲已於二年學六法、六隨法，苾芻尼僧伽已與作淨行本法。此女已能承事尼眾稱悅其心，清淨奉行，於尼眾中無有愆失。此某甲今從二部僧伽乞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若二部僧伽時至聽者，二部僧伽應許二部僧伽今與某甲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次作羯磨：

「『二部僧伽聽！此某甲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受近圓，是女人年滿二十，五衣鉢具，父母夫主悉皆聽許。苾芻尼僧伽已與二年學六法、六隨法，此某甲已於二年學六法、六隨法，苾芻尼僧伽已與作淨行本法。此女已能承事尼眾，稱悅其心，清淨奉行，於尼眾中無有愆失。此某甲今從二部僧伽乞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二部僧伽今與某甲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若二部僧伽聽與某甲受近圓，某

甲為鄔波馱耶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如是三說。
『二部僧伽已與某甲受近圓，某甲為鄔波馱耶竟。二部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次應量影并告五時，准苾芻法作。次當為說三依法：
「『汝某甲聽！此三依法，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為諸苾芻尼受近圓者說是依法，所謂依此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云何為三？汝某甲聽。一、糞掃衣是清淨物，易可求得，苾芻尼依此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用糞掃衣而自支濟，生欣樂不？』答言：『欣樂。』『若得長利絁絹縵條，小帔大帔輕紗紵布或諸雜物，若更得清淨衣，若從眾得、若從別人得，汝於斯等隨可受之，知量受用不？』答言：『受用。』
「『汝某甲聽！二、常乞食，是清淨食，易可求得，苾芻尼依此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以常乞食而自支濟，生欣樂不？』答言：『欣樂。』『若得長利飯粥飲等，若僧次請食、若別請食、若僧常食、若常別施食、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食，若更得清淨食，若從眾得、若從別人得，汝於斯等隨可受之，知量受用不？』答言：『受用。』
「『汝某甲聽！三、陳棄藥，是清淨物，易可求得，苾芻尼依此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用陳棄藥而自支濟，生欣樂不？』答言：『欣樂。』『若得長利酥油、糖蜜、根莖葉、花果等藥時，及更藥、七日、盡壽，若更得清淨藥，若從眾得、若別人得，汝於斯等隨可受之，知量受用不？』答言：『受用。』(尼無獨在樹下住法，是故但有三種依止)
「次說八墮落法：
「『汝某甲聽！有此八法，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為諸苾芻尼受近圓者說墮落法。諸苾芻尼，於此八中隨一一事若有犯者，隨當犯時，便非苾芻尼、非沙門尼、非釋迦女，失苾芻尼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譬如斬截多羅樹頭，不更能生增長高大，苾芻尼亦爾。云何為八？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諸欲法，說欲是染、欲是潤澤、欲是愛著、欲是居家、欲是羈絆、欲是耽樂，是可斷除、是可吐盡、可厭息滅、是冥暗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不應輒以染心視諸男子，何況共行不淨行事。』『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與諸苾芻尼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法，乃至共傍生。於如是事，苾芻尼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尼、非沙門尼、非釋迦女，失苾芻尼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此欲法不應

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起怖畏心，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不與取，離不與取稱揚讚歎是勝妙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麻糠他不與物，不以賊心而故竊取，何況五磨灑若過五磨灑(磨灑是數名，有八十貝齒，元非是錢，廣如前注)。』『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若在聚落、若空閑處，他不與物以盜心取。如是盜時，若主、若大臣，若捉、若殺、若縛驅擯、若訶責言：『咄女子！汝是賊，癡、無所知，作如是盜。』於如是事，苾芻尼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尼、非沙門尼、非釋迦女，失苾芻尼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此盜法不得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起怖畏心，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於害命，於離害命稱揚讚歎是勝妙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蚊蟻不應故心而斷其命，何況於人、若人胎。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若人、若人胎，故自手斷其命、或持刀授與、或自持刀、或求持刀者，若勸死、讚死語言：『咄女子！何用此罪累不淨惡活為？汝今寧死，死勝生。』隨自心念，以餘言說勸讚令死。彼因死者，於如是事苾芻尼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尼、非沙門尼、非釋迦女，失苾芻尼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此殺法不得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以無量門毀於妄語，於離妄語稱揚讚歎是勝妙事。汝某甲始從今日，乃至戲笑不應故心而為妄語，何況實無上人法說言已有。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實無知無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除增上慢，或言：『我證四諦理。』或言：『天龍鬼神來共我語。得無常等想、得四禪四空六神通八解脫、證四聖果。』於如是事苾芻尼犯者，隨當作時，便非苾芻尼、非沙門尼、非釋迦女，失苾芻尼性，此便墮落斷沒輪迴，為他所勝不可重收。」汝從今日於妄語法不得故犯，當生厭離，慇重防護，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自有染心，共染心男子，從目已下膝已上作受樂心，身相摩觸若極摩觸。於如是事苾芻尼犯

者，隨當作時，非苾芻尼。」乃至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自有染心，共染心男子，掉舉戲笑，共期現相，同處往來，在可行非處縱身而臥，於是八事共相領受，於如是事苾芻尼犯者，隨當作時，非苾芻尼。」乃至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先知他苾芻尼犯他勝罪，而不曾說。彼身死後、若歸俗、若出去，方作是語：『尼眾應知，我先知此苾芻尼犯他勝罪。』於如是事苾芻尼犯者，隨當說時，非苾芻尼。」乃至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汝某甲聽！如世尊說：「若復苾芻尼知彼苾芻和合僧伽與作捨置羯磨，苾芻尼眾亦復與作不禮敬法，彼苾芻於僧伽處現恭敬相，希求拔濟，自於界內乞解捨置法。彼苾芻尼報苾芻言：『聖者！勿於眾處現恭敬相希求拔濟自於界內乞解捨置法，我為聖者供給衣鉢及餘資具，悉令無乏，當可安心讀誦作意。』時諸苾芻尼告此尼曰：『汝豈不知眾與此人作捨置羯磨，苾芻尼與作不禮敬法。彼苾芻起謙下心，自於界內乞解捨置法；汝便供給衣鉢等物，令無乏少。汝今應捨此隨從事。』諸苾芻尼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苾芻尼於如是事隨當作時非苾芻尼。」乃至諦察勤修作不放逸。汝於是事能不作不？』答言：『不作。』」

攝頌曰：

尼有八他勝，　四同於苾芻，
餘觸染男期，　覆罪隨僧棄。

「次應為說八尊敬法。

「『汝某甲聽！此八尊敬法，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為苾芻尼制尊敬法，是可修行不應違越，諸苾芻尼乃至命存應勤修學。云何為八(梵云窶嚕達磨，窶嚕是尊義、重義、師義、所恭敬義。此字既含多義，為此比來譯者科隨其一，於理皆得也)？汝某甲聽！如世尊說：「一者諸苾芻尼應從苾芻求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是世尊為苾芻尼制初敬法，是可修行不應違越，諸苾芻尼乃至命存應勤修學。二者諸苾芻尼半月半月應從苾芻求請教授尼人。三者無苾芻處不應安居。四者若見苾芻犯過不應詰責。五者不瞋訶苾芻。六者老苾芻尼應禮敬年少苾芻。七者應在二部眾中半月行摩那[卑*也]。八者應往苾芻處為隨意事。此等八法是可修行，不應違越。諸苾芻尼乃至命存，應勤修學。』」

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禮少、　意喜兩眾中、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敬法。

「次說沙門尼四種所應作法。

「『汝某甲聽！是諸世尊如知應正等覺所知所見，為苾芻尼受近圓者說沙門尼四種所應作法。云何為四？

「『汝某甲聽！始從今日若他罵不應返罵、他瞋不應返瞋、他調不應返調、他打不應返打，有如是等惱亂起時，汝能攝心降伏瞋慢不返報不？』答言：『不報。』『汝某甲聽！汝先摽心有所希望，作如是念：「我當何時得於世尊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汝已出家，今受近圓，得好如法親教師及軌範師等，和合僧伽秉白四羯磨，文無差舛，極善安住。如餘苾芻尼眾，雖滿百夏，所應學者汝亦修學；汝所學者，彼亦同然，同得學處，同說戒經。汝從今日當於是處起敬奉心，不應厭離，於親教師應生母想，師於汝處亦生女想，乃至命存侍養瞻病共相看問，起慈愍心至老至死。又於同梵行所上中下座，常生敬重隨順恭勤而為共住，讀誦禪思修諸善業，於蘊處界、十二緣生、十力等法，應求解了，勿捨善軛，離諸懈怠，未得求得、未解求解、未證求證，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究竟涅槃。我今為汝，於要略事舉其大綱，餘未知者，當於二師及同學親友善應諮問。又於半月說戒經時，自當聽受准教勤修。』為說頌曰：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汝某甲已受近圓竟，勿為放逸，當謹奉行。』令在前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畜門徒白二
如世尊說：「若苾芻尼滿十二夏，欲畜門徒，應從苾芻尼僧伽乞畜門徒羯磨。應如是乞：敷座席、鳴犍稚，言白既周，諸苾芻尼集，極少滿十二人，彼苾芻尼向上座前致敬已，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某甲滿十二夏，欲畜門徒。我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畜門徒法，願苾芻尼僧伽與我某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滿十二夏，欲畜門徒。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畜門徒法。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某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滿十二夏，欲畜門徒。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畜門徒法。苾芻尼僧伽今與某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若諸具壽聽與某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某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既得法已，應畜門徒，勿致疑惑。」
尼畜無限門徒白二
「若苾芻尼欲畜無限門徒者，應從苾芻尼僧伽乞畜無限門徒法。如是應乞：言白既周，敷座席、鳴犍稚，作前方便，乃至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苾芻尼某甲欲畜無限門徒。我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畜無限門徒法，願苾芻尼僧伽與我某甲畜無限門徒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尼作白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欲畜無限門徒，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畜無限門徒法。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某甲畜無限門徒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欲畜無限門徒，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畜無限門徒法。苾芻尼僧伽今與某甲畜無限門徒法。若諸具壽聽與某甲畜無限門徒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某甲畜無限門徒法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尼既得法已，隨意多畜，勿致疑惑。」
不離僧伽胝白二
「若苾芻老朽無力，或復身病無所堪能，其僧伽胝衣重大不能持行者，此苾芻應從僧伽乞不離僧伽胝衣法。應如是乞：作前方便，下至四人，於壇場內，彼苾芻偏露右肩、脫革屣，向上座前蹲踞合掌

隨應致敬，作如是白：(須知西方入眾，元不著鞋履，此云遣脫，意在深防，若有著來皆須脫去，如其有病隨時准量)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朽無力，或復身病無所堪能，僧伽胝衣重大不能持行。我苾芻某甲今從僧伽乞不離僧伽胝衣法，願大德僧伽與我某甲不離僧伽胝衣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無力，或復身病無所堪能，僧伽胝衣重大不能持行。此某甲今從僧伽乞不離僧伽胝衣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不離僧伽胝衣法。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無力，或復身病無所堪能，僧伽胝衣重大不能持行。苾芻某甲今從僧伽乞不離僧伽胝衣法，僧伽今與某甲不離僧伽胝衣法。若諸具壽聽與某甲不離僧伽胝衣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與某甲不離僧伽胝衣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既得法已，可持上下二衣隨意遊行，勿致疑惑。如苾芻既爾，苾芻尼准此應與。」
次明結界法
如世尊說：「汝諸苾芻可於住處應須結界。」時諸苾芻不知界有幾種，應云何結。佛言：「界有二種：一者小界、二者大界，可於大界摽相內無妨難處安小界場。舊住諸苾芻應共觀小界四方，久住標相。如東方牆相、或樹、或柵、土封、竪石、釘橛，南西北方摽相隨事准知。既知相已，言白復周，作前方便，乃至眾須盡集，舊住諸苾芻共稱小界四方久住摽相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於此處所有舊住苾芻共稱小界四方久住標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今於此處所有舊住苾芻共稱小界四方久住摽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僧伽今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若諸具壽聽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次明結大界法
「舊住諸苾芻先共觀大界四方久住標相，如東方牆相，或樹、或柵籬、土封、竪石、釘橛，南西北方准上應知。既稱相已，敷座席、鳴犍稚，作前方便，眾皆盡集。舊住諸苾芻共稱大界四方標相。眾知相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於此處所有舊住苾芻共稱大界四方久住標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於此

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從阿蘭若至斯住處，於此除村及村勢分。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於此處所有舊住苾芻共稱大界四方久住標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僧伽今於此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從阿蘭若至斯住處，於此除村及村勢分。若諸具壽聽於此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從阿蘭若至斯住處，於此除村及村勢分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於此住處，僧伽已結大界竟，此中所有苾芻應集一處為褒灑陀及隨意事，并作一切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眾不集，作法不成，得越法罪。又於大界相域上結作苾芻不失衣界。應如是結：作前方便，令一苾芻先作白，方為羯磨。」

結不失衣界白二

「『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於此大界上結作苾芻不失衣界。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僧伽今於此大界上結作苾芻不失衣界。若諸具壽聽於此大界上結作苾芻不失衣界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大界上結作苾芻不失衣界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僧伽已結不失衣界竟，唯將上下二衣界外遊行，無離衣咎。若須解大界者，應以白四羯磨解。於大界上敷座席、鳴犍稚，眾若不集極少至四。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解大小界白四

「『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解大界。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僧伽今解此大界。若諸具壽聽解此大界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解大界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如其小界欲須解時，應以白四羯磨解。於小界壇場中，敷座席、鳴犍稚，下至四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小界場。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共解此小界場。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小界場，僧伽今共解此小界場。若諸具壽聽解此小界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解小界場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

如是持。』若欲小界大界一時雙結及一時雙解者，其舊住諸苾芻眾，先安小界四方標相，先定東方牆相，或樹柵籬、土封、竪石、釘橛，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次定大界四方標相，如前小界准知。於兩界上，集二僧伽，各敷座席、鳴犍稚，言白復周眾既集已，令一苾芻應稱小界四方標相，先從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既稱相已，次稱大界四方標相，先從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既稱大界相已，其秉法苾芻於二界上，或以床或枯席等壓兩界上，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於此處所有舊住苾芻共稱小界四方久住標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共稱大界四方久住標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僧伽今於此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從阿蘭若至斯住處，於此除村及村勢分。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於此處所有舊住苾芻共稱小界四方久住標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共稱大界四方久住標相，東方某相，乃至北方某相。僧伽今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於此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從阿蘭若至斯住處，於此除村及村勢分。若諸具壽聽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於此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從阿蘭若至斯住處，於此除村及村勢分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相域內結作小界場，於此相域內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次後諸苾芻眾從座起，向大界中同集一處，依大界相域內結作苾芻不失衣界，以白二羯磨同前而結。若欲兩界一時雙解者，應二界上集二僧伽，敷座席作前方便。其秉法者於兩界上，以床席枯等壓之，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并結小界場。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解大界及解小界場。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先共結作一褒灑陀同住處法僧伽大界并小界場，僧伽今解此大界及解小界場。若諸具壽聽解此大界及解小界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解大界及解小界場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不作法界，齊何名界？」佛言：「若諸苾芻在村住者，齊牆柵內并外勢分，應集一處為長淨事及作隨意，單白、白二，乃至白四悉皆應作。若不集者，作法不成，得別住罪。」

「大德！無村之處：蘭若、空田，齊何名界？」佛言：「周圍各齊一俱盧舍，諸有苾芻應集一處，於此界內為長淨事，乃至白四羯磨悉皆得作。若不集者，作法不成，得越法罪(不作法界者，謂不作法結。舊云自然者，非)。」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汝諸苾芻應結大界。』諸苾芻眾未知結界齊幾許來名為大界？」佛言：「結大界者，得齊兩瑜膳那半(言瑜膳那者，既無正翻義，當東夏一驛可三十餘里。舊云由旬者，訛略。若准西國俗法，四俱盧舍為一瑜膳那，計一俱盧舍可有八里，即是當其三十二里。若准內教，八俱盧舍為一瑜膳那，一俱盧舍有五百弓，弓有一步數。准其步數纔一里半餘，將八倍之當十二里，此乃不充一驛。親驗當今西方瑜膳那，可有一驛，故今皆作一驛翻之，庶無遠滯。然則那爛陀寺南向王舍城有五俱盧舍，計其里數可一驛餘耳)。」

「大德！若過兩瑜膳那半得為界不？」佛言：「但齊兩瑜膳那半，是其界分。」「大德！向下齊何名為大界？」佛言：「至水名之為界。」「大德！向下兩瑜膳那半外方至水者，亦名界不？」佛言：「但兩瑜膳那半，是其界分。」「大德！向上齊何名為大界？」佛言：「若界內有樹，界至樹杪；界內有牆，界至牆頭，此名為界。」「大德！兩瑜膳那半外方至樹杪牆頭者，此亦界不？」佛言：「但齊兩瑜膳那半，是其界分。」「大德！若界內有山齊何名界？」佛言：「上至於水。」「大德！兩瑜膳那半外方至水者，亦名界不？」佛言：「兩瑜膳那半為定量故。」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不解前界、後更重結，得成界不？」佛言：「不得。」「大德！頗得以界入餘界不？」佛言：「不得。」「大德！界有幾種不相涉入？」佛言：「界有四種。云何為四？謂小界場、現停水處、苾芻界、苾芻尼界。此皆不入亦不得重結。」「大德！頗得以界而圍餘界不？」佛言：「不得，除現停水處、小界場、苾芻尼界。」「大德！有幾法失大界？」佛言：「有五。云何為五？一者一切僧伽悉皆轉根；二者一切僧伽決捨而去；三者一切僧伽悉皆還俗；四者一切僧伽同時命過；五者一切僧伽作法而解。」「大德！頗得以一樹為二三四住處界標相不？」佛言：「得，應取其樹，各據一邊。」「大德！頗得以佛世尊足僧伽數，為秉羯磨不？」佛言：「不得。由佛陀寶體別故。」「大德！如世尊說：『有淨地、不淨地。』未知云何名為淨地？云何名不淨地耶？」佛言：「正法住世已來，此有淨地及不淨地。若正法隱沒之後，悉皆成淨。」「若如是者，云何名為正法住？云何名正法隱沒？」佛言：「有秉羯磨者、有順教行者，既有能秉法人及有行人，此則名為正法住世。若不作羯磨及無順教行者，名為正法隱沒。」「大德！頗得以界越餘界不？」佛言：「不得。」「若如是

者，有幾處不應越？」佛言：「有五處。云何為五？一小界場；二現停水處；三苾芻界；四苾芻尼界；五二界中間。」「大德！若如是者有水之處得通結界不？」佛言：「若諸河間有橋梁者，得通結界，異此便非。」「大德！橋梁若破，得齊幾時不失界耶？」佛言：「得齊七日不作捨心，我當料理此橋。如不爾者，其界便失。」「大德！正結界時，其秉法者忽然身死，成結界不？」佛言：「不成，若稱界方相作羯磨者已秉多分，雖復命終得成結界。若稱相已羯磨少分，不成結界，應須更結。若苾芻尼界，准此應知。」

「大德！頗有得一白、一羯磨、一秉事人，應四處作羯磨不？」佛言：「得四界各安三人。其秉法者，或以床席枯板等壓四界上，然後秉法。此之一人得應四界成其足數。若有五人，法事四界各安四人；十人事，四界各安九人；二十人事，四界各須十九人。但有如斯羯磨，以一秉法人應此四界，一切應秉。復有五種僧伽為秉羯磨者。何者為五？一者四人僧伽；二者五人僧伽；三者十人僧伽；四者二十人僧伽；五者過此。若住處有四人者，應作一切羯磨，唯除隨意、近圓、二十眾中出罪，餘皆得作。若住處有五人者，唯除中國近圓、二十眾中出罪，餘皆得作。若住處有十人僧伽者，唯除出罪，餘皆得作。若住處有二十僧伽及以過者，應秉一切羯磨，勿致疑惑。」若苾芻尼小界、大界及不失衣界，若解、若結，作法、非作法，方相限域與大苾芻法同，准彼應為故不重出。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說波羅底木叉戒經，總有幾種？」佛言：「有五種。云何為五？一者說序，餘以常聞告知(梵云褒灑陀者，褒灑是長養義，陀是清淨洗濯義，意欲令其半月半月憶所作罪，對無犯者說露其罪，冀改前愆。一則遮現在之更為，二則懲未來之慢法，為此咸須並集聽別解脫經，令善法而增茂，住持之本斯其上歟，豈同堂頭禮懺而已哉！此乃但是汎兼俗侶，斂麁相而標心。若據法徒、未足蠲其罪責。舊云布薩者，訛)。二者說序及四波羅市迦法竟，餘以常聞告知。三者說序乃至十三僧伽伐尸沙法竟，餘以常聞告知。四者說序乃至二不定法，餘以常聞告知。五者說序乃至終。」

爾時世尊，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苾芻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夜分已過，可為長淨。」于時有一苾芻從座而起，偏露右肩虔誠合掌，作如是語：「大德！於某房內有一苾芻，身有病苦，此欲如何？」佛言：「可應取彼欲淨。」時諸苾芻不知誰當合取，佛言：「一人取一、一人取二、一人取多，乃至但能於大眾中稱說其名，隨意多取。」佛言：「與欲淨人所有行法，我今當說。諸與欲淨苾芻先偏露右肩脫革屣，致敬已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具壽存念！今僧伽十四日為褒灑陀，我苾芻某甲亦十四日為褒灑陀。我某

甲自陳遍淨無諸障法，為病患因緣故，彼如法僧事，我今與欲清淨。此所陳事，當為我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大德！又復與欲淨苾芻有病不能起坐，以身表業而與欲淨，此得成不？」佛言：「斯成善與欲淨。以口表業與欲淨者善與欲淨。如其病人身表語表並不能者，諸有苾芻咸應總就病人處，或舁病人將入眾中。若不爾者，作法不成，得別住罪。」

如世尊說：「諸取欲淨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時此苾芻受欲淨已，不急走、不跳躑、不越坑、不在欄楯危嶮之處，於寺中閣道之上不應一步而蹈兩階、不躡兩梯桄、不向界外、不乘空、不睡眠、不入定。復有二種鄙事：一謂無慚，二謂嬾惰。如說波羅底木叉時，作如是語：『不來諸苾芻說欲及清淨。』其持欲淨者，應對比坐或就別人作如是說：『大德存念！於某房中苾芻某甲身嬰病苦，今僧伽十四日為褒灑陀，彼苾芻某甲亦十四日為褒灑陀，彼苾芻某甲自陳遍淨無諸障法，為病患因緣故，如法僧事與欲清淨。彼所陳事，我今具說。』若更有餘緣隨時稱說，若不爾者，作法不成，得別住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其持欲淨苾芻既受欲淨已便即命終，成持欲淨不？」佛言：「不成，應更取欲。」「大德！其持欲淨苾芻若自言：『我是求寂。』或云：『我是俗人。』或云：『是別住人。』此並成持欲淨不？」佛言：「不成持欲淨。」「若在路或至眾中，其持欲淨者忽然身死，成持欲淨不？」佛言：「不成，應更取欲。諸與欲淨苾芻授受之式，如是應知。於中別者，若於作褒灑陀，應云與欲清淨；若非褒灑陀，自餘羯磨等，但與其欲不須清淨，若二俱作，欲淨皆與。」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有住處，唯一苾芻獨身居止，至長淨日，此欲如何？」佛言：「若至長淨時，於一閑靜處，以新瞿摩塗拭灑掃，敷座席鳴犍稚，作前方便竟，自誦少多經。次向高迥處，四顧觀望。若見有苾芻來，既慰問已，告言：『具壽！今日僧伽長淨，仁可共來一處為長淨事。』若無來者，時此苾芻應居本座，心念口言作如是說：『今十四日僧伽長淨，我苾芻某甲於十四日亦為長淨。我苾芻某甲於諸障法自陳遍淨，我今且為守持長淨，若於後時遇和合眾而為長淨，滿諸戒聚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一住處有二苾芻，至長淨時並悉同前次第作已，然須對首更互作法。若一住處有三苾芻，還復同前更互作法。若一住處滿四苾芻者，應可如法為長淨事，不合取欲淨。若一住處有五苾芻或復過此，應可如法廣為長淨。若有因緣，聽一人與欲淨。如十五日褒灑陀時，若苾芻憶所犯罪，應可共餘清淨苾芻如法悔除罪已，方為長淨。又十五日褒灑陀時，若苾芻於罪有疑，此苾芻應向解三藏苾芻

處問，請除疑罪，如法說悔，方為長淨。又十五日褒灑陀時，若苾芻於其眾中憶所犯罪時，此苾芻應於其罪且心念守持，云：『今僧伽十五日為長淨，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為長淨。我苾芻某甲今於眾中憶所犯罪，我某甲於所犯罪自心守持，若僧伽長淨已後，對清淨苾芻我當如法說除其罪。』又十五日褒灑陀時，若苾芻在於眾中於所犯罪心懷疑惑時，此苾芻應於其罪且為心念守持，云：『今僧伽十五日為長淨，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為長淨，我某甲憶所犯罪，心有疑惑。我某甲於此疑罪自心守持，僧伽長淨已後，向解三藏苾芻處問請決疑罪，我當如法悔除。』若說別解脫戒經，苾芻在於座上憶所犯罪，及已疑罪，同前次第自心念守持，後對清淨苾芻，當如法說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褒灑陀一切僧伽有罪單白

「若十五日褒灑陀時，一切僧伽悉皆有犯，然無一人能向餘住處對清淨苾芻如法說悔，可令我等對彼苾芻如法悔除其罪。一切僧伽但為單白羯磨而作長淨，後向餘住處當說其罪。次作單白，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作褒灑陀，於此住處一切僧伽悉皆有犯，然無一人能向餘住處對清淨苾芻說除其罪，可令僧伽對彼苾芻如法說悔。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作單白羯磨為褒灑陀，後向餘住處當如法除罪。白如是。』作斯事已，方為長淨，不應廢闕。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若十五日褒灑陀時，一切僧伽於罪有疑，然無一人能向餘住處就解三藏苾芻請決疑罪，可令我等對彼苾芻決除疑罪。一切僧伽但作單白羯磨為褒灑陀，後向餘住處請除疑已，當如法除罪。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為褒灑陀，於此住處一切僧伽於罪有疑，然無一人能向餘住處，就解三藏苾芻請決疑罪，可令僧伽對彼苾芻決除其罪。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作單白羯磨為褒灑陀，後向餘住處請決疑已，當如法除罪。白如是。』作單白已方為長淨。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有苾芻犯罪，頗得對有犯罪人說悔罪不？」佛言：「不合。」「若如是者對何人說悔？」佛言：「對非同分者，說除其罪。」「大德！云何同分罪？云何非同分罪？」佛言：「波羅市迦望波羅市迦為同分，望餘非同分；僧伽伐尸沙望僧伽伐尸沙為同分，望餘非同分；波逸底迦乃至突色訖里多，准上應知。」

褒灑陀單白

「若諸苾芻有犯罪者，至褒灑陀時，既作如上法已，應說波羅底木叉戒經。既說序已，應作單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今僧伽黑月十四日作褒灑陀。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作褒灑陀，說波羅底木叉戒經。白如是。』次應說戒(上來是大僧作法；若有苾芻尼作法，准事應為)。」

褒灑陀時不來白二

若長淨時，復非結界，有癲狂苾芻不能與欲、不堪扶舁，佛言：「應作羯磨，令眾無犯，應如是作。若有餘事不得來集，准此應

為。
「『大德僧伽聽！彼苾芻某甲癲狂病發，不能與欲、不堪扶舁，僧伽今與作病患羯磨，令眾無犯。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病患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差分臥具人白二
如世尊說：「汝諸苾芻至五月十六日，應夏安居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夏安居，佛言：「欲至安居日，預分房舍僧伽所有臥具諸坐枯等，下至洗足盆，並須將集，悉皆均分。」諸苾芻等不知何人應分，佛言：「分臥具等有十二種人，具五法者應差。若無五法，未差不應差，已差應捨。云何為五？有愛、恚、怖、癡、有臥具分與不分不能辨了。其十二種人，若翻前五，未差應差、已差不應捨。作前方便，如是應差。次應問言：『汝某甲能為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苾芻不？』彼答言：『能。』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差。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為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某甲為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人。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為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人，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為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人。若諸具壽聽差此苾芻某甲為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人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差此苾芻某甲為夏安居僧伽作分臥具人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差藏衣人白二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與僧伽作掌衣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作掌衣物人。白如是。』羯磨准成。」
差分衣人白二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與僧伽作分衣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作分衣人。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差藏器物人白二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與僧伽作藏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藏器物人。白如是。』羯磨准白成(餘八羯磨准事成)。
「至五月十五日，授事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授事人應掃塗房舍令清淨已，應告白言：『諸大德！明日僧伽作夏安居。』所有諸事咸應思念，其授事人看人多少可為辦籌，其籌不得麁惡曲捩，以香水洗香泥塗拭，安淨槃中鮮花覆上，以淨物覆之，鳴揵稚集大

眾，籌槃安上座前，次宣告：『僧伽安居制令，如律廣明。』次後上座應作單白。」

一切僧伽夏安居單白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欲作夏安居。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日受籌、明日安居。白如是。』

「其授事苾芻擎籌槃在前，收籌者持空槃隨後，大師教主先下一籌，次向上座前住，上座離本座蹲踞合掌，受取其籌，然後置空槃上，如是至末。若有求寂，阿遮利耶或鄔波馱耶代受取籌。次下護寺天神籌。既總行已，應數其籌白大眾言：『於此住處現受籌者，苾芻有爾許，求寂爾許。』又分房舍人，乃至半月撿閱房舍受用軌儀，不如法者治罰之式，如律廣明。

「至十五日眾和集時，其授事人應為告白：『諸具壽！今此住處有爾許人，明日當依某甲施主，依某村坊為乞食處，以某甲為給侍人，某甲為瞻病人，應作安居。』諸苾芻眾應撿行隣近村坊乞食之處。既觀察已，各自念言：『我於此處堪作安居，及同梵行者令憂惱不生，設復生時速能除滅，所有歡樂未生令生，已生者勸令增進，我當於此巡行之處隣近村坊乞食不生勞苦。若我病患，有供侍人給我醫藥，諸有所須皆悉充濟。』作是念已，應向屏處對一苾芻蹲踞合掌，作如是說：

「『具壽存念！今僧伽五月十六日作夏安居，我苾芻某甲亦於五月十六日作夏安居。我苾芻某甲於此住處界內前三月夏安居，以某甲為施主、某甲為營事人、某甲為瞻病人，於此住處，乃至若有圮裂穿壞，當修補之，我於今夏在此安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所對苾芻應云：『奧篣迦。』說安居者答云：『娑度。』苾芻兩眾咸對苾芻說，苾芻尼三眾並對苾芻尼說。」

差看撿房舍人白二

時諸苾芻既至夏中，於寺房廊多有諸鳥，養鶵兒卵遂生喧噪。以緣白佛，佛言：「應差執竿杖苾芻巡寺撿察巢無兒卵，應可除棄；有者待去方除。」復多蜂窠，佛言：「觀察無兒應棄；必有蜂兒，將線縷繫，由此緣故便不增長。如是應差，鳴揵稚眾集已，應先問言：『汝某甲能為僧伽作看撿房舍人不？』彼答言：『能。』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為僧伽作看撿房舍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作看撿房舍人。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既被差已，看撿房舍苾芻應半月半月巡行房舍，觀其臥具。若有苾芻將疎薄垢膩破碎之物用替僧祇臥具氈席者，若是老宿，白大眾

知，奪其臥具；若是少年，應白二師方收臥具。其授事人，如我所說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應番次差作。」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應作安居。』諸苾芻眾不知誰合安居？」佛言：「謂出家五眾。何者為五？一者苾芻、二者苾芻尼、三者正學女、四者求寂男、五者求寂女。此之五眾合作安居，如有違者，皆得惡作罪。」

受日出界外白二

爾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夏安居苾芻不應界外輒為止宿。』者，諸苾芻眾於其界外有三寶事及別人事須出界外，即便不敢出界。」白佛，佛言：「必有因緣，我今聽諸苾芻守持七日法出界外。」時諸苾芻不知是何等事，佛言：「謂三寶事、鄔波索迦事、鄔波斯迦事、苾芻、苾芻尼事、式叉摩拏、求寂男、求寂女事，或是親眷請喚因緣、或為外道除去惡見、或於三藏請他除疑，或於自行未得令得、未證令證、未解令解，斯等皆應守持七日出界外。」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向所說：『應守持七日法出界行。』者，於誰邊守持？」佛言：「隨時對一苾芻蹲踞合掌，作如是說：

「『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於此住處，或前或後三月夏安居。我苾芻某甲為某事因緣故，守持七日出界外，若無難緣還來此處。我於今夏在此安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所對之人應云：『奧簸迦。』守持日者答言：『娑度。』」

爾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與給孤獨長者，久在邊隅為有防固。時此長者思念聖眾，便啟王知。王即令使勅留守臣曰：「在彼聖眾，卿勿與教，方便請來，與吾相見。」是時大臣遂懷密計，令諸聖眾自詣王軍。是時大臣至逝多園，以繩絣絡，諸苾芻眾問言：「賢首！汝何所作？」答言：「聖者！大王有勅，今欲於此穿渠泄水。」(其事廣說，如《目得迦第五卷》中具述)

苾芻報曰：「仁應且住！我當白王，共為商度。」苾芻問曰：「今日欲去，可得還不？」答言：「不得。」「二日、三日乃至七日頗得還不？」答言：「不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大眾事，我聽苾芻守持四十夜出界外。」如世尊說「守持四十夜出界行」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守持。佛言：「先敷座席、鳴揵稚。眾既集已，應可問能：『汝某甲能為僧伽守持四十夜出界外行不？』彼應答言：『我能。』若二人多人並如是問。次一苾芻先作白已，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於此住處界內，或前或後三月夏安居。此苾芻某甲今欲守持齊四十夜，為僧伽事故出界外，此人今夏在此安居。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此苾芻某甲守持四

十夜，為僧伽事故出界外，此人今夏在此安居。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於此住處界內，或前或後三月夏安居，此苾芻某甲今欲守持齊四十夜，為僧伽事故出界外，此人今夏在此安居。僧伽今與此苾芻某甲守持四十夜，為僧伽事故出界外，此人今夏在此安居。若諸具壽聽與此苾芻某甲守持四十夜，為僧伽事故出界外，此人今夏在此安居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與此苾芻某甲守持四十夜，為僧伽事故出界外，此人今夏在此安居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為二人、三人作羯磨時，當云何作？」佛言：「隨名牒作。」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合守持一日夜不？」佛言：「得。」「如是頗得守持兩夜三夜，乃至四十夜不？」佛言：「得。」「大德！頗得守持過四十夜不？」佛言：「不合。」「若如是者有何過失？」佛言：「一夏之中應多居界內，少在界外。」「大德！守持一夜、二夜、三夜乃至七夜，對誰作法？」佛言：「應對一人。」「若過七夜已去，當云何作？」佛言：「過七夜已去，乃至四十夜，並從僧伽而秉其法，隨有事至准其多少量緣受日。」

如世尊說：「若於乞食病藥所須，及看病人有廢闕者，聽隨情去。若有女男半擇迦為礙緣者，亦不應居。若有八難事有緣出界外，逢此難時，不還者不名失夏，以有障緣故。」斯等諸文，安居事中廣明。

差作隨意人白二

如世尊說：「夏安居已，汝諸苾芻應於眾中以三事見聞疑而為隨意。」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隨意事，佛言：「汝等苾芻去隨意日有七八日在，當於隨近村坊預為宣告、或可言陳、或書紙葉、在棚車上高聲告語，令遠近咸知：『仁等苾芻、苾芻尼及求寂等，諸施主輩、若老、若少悉可諦聽，某寺僧伽當作隨意，仁等至時於供養事咸共修營。諸少年苾芻應共掃灑所居寺宇，以新瞿摩可淨塗拭，制底香臺並為莊校。諸舊住人應可營造諸好美膳，隨時供設。有解三藏苾芻及持經者，至十四日夜，應通宵誦經。至十五日宜可知時作隨意事，勿過明相。』大眾許已，差隨意苾芻或一、或二，乃至眾多。受隨意苾芻要具五德：不愛、不恚、不怖、不癡、隨意非隨意善能了別。具斯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不應捨；若翻前五，未差不應差，已差應捨。如是應差。作前方便，眾既集已，先應問能：『汝某甲頗能為出夏僧伽以三事見聞疑而為隨意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應先作白已，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今為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某甲當為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今為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僧伽今差某甲當為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若諸具壽聽某甲當為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某甲當為夏坐僧伽作隨意苾芻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如世尊說：「作隨意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受隨意苾芻應行生茅與僧伽為座。若一人為受隨意者，應從上座為隨意，乃至下座。若二人者，一從上座受隨意，一人從半已下至終。若差三人者，從三處起。准義可知。
「諸苾芻等並居茅座蹲踞而住，次後上座應為單白：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事。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作隨意。白如是。』
「其受隨意苾芻，向上座前蹲踞而住，上座應就茅座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具壽存念！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對僧伽向大德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大德僧伽攝受教示我，饒益哀愍我。是能愍者，願哀愍故。若知見罪，我當如法如律而為說悔。』第二、第三亦如是說。隨意苾芻應報彼曰：『奧簞迦。』答云：『娑度。』如是次第乃至行終。若二人、三人應可更互為隨意事，作法准知。作法既了。
「次喚苾芻尼眾令入眾中，隨意苾芻在一邊坐，尼至其所，如大苾芻作隨意法。
「次喚式叉摩拏、求寂男、求寂女，一一對受隨意者，作法同前(如其不能誦得文者，紙抄讀之，亦成非損)。其受隨意苾芻向上座前立，作如是言：『大德諸姊妹！二部僧伽已作隨意竟。』二部僧伽並應唱言：『善哉已作隨意！極善已作隨意！』唱者善。如不唱者，得惡作罪。
「若至此時，出家五眾，或兼俗旅，各以刀子、針線及巾帛等，共為解夏，供養現前眾。其受隨意苾芻應持小刀子，或將針線，或持諸雜沙門資具等，在上座前立，作如是言：『大德！此等之物頗得與安居竟人作隨意施不？若於此處更得諸餘利物，和合僧伽應合分不？』舉眾同時答云：『合分。』若異此者，隨意苾芻及大眾得越法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至隨意日，有病苾芻不能赴集，此欲如何？」佛言：「如十五日褒灑陀時，應與欲淨，至隨意時准長淨法，與其欲淨。應如是說：『具壽存念！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亦十五日作隨意。我苾芻某甲自陳遍淨，無諸障法，為

病患因緣故，彼如法僧伽事，我今清淨與欲隨意。此所陳事，當為我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餘如身語表業，准長淨法。應知如長淨時，苾芻憶所犯罪、或有疑罪，眾中憶所犯罪、或有疑罪，或復僧伽咸悉有罪、乃至疑罪，應作單白守持，於隨意時有罪疑罪類，彼應知此中別者，隨意苾芻眾中憶罪，或是疑罪隨時說悔。」

作隨意時眾中諍罪單白

「若作隨意時，眾因論說罪之輕重，諍事紛紜，僧伽應作單白共決其罪。如是應作：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事，於此眾中有諍事起，論說輕重妨廢法事，僧伽今欲求決其罪。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共決斷其罪。白如是。』」

作隨意時眾中決定罪單白

「既作白已，當問三藏能決斷者，依法依律決其罪事。若決定已，應更作白告眾令知。罪已決定識其輕重，不應更說。如是應作：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十五日作隨意事，眾因論說罪之輕重，妨廢法事，僧伽今已於罪如法決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共決罪訖更不得言。白如是。』

「又如一人、二人、三人作褒灑陀，隨意亦爾。一人、二人、三人、四人，咸皆對首應作。若滿五人即應作白為隨意事。作隨意者，應差許可。設有病人應將入眾，如有六人或復過此，咸作單白為隨意事。作隨意時，若有病人應取欲淨，不對俗人求寂半擇迦等，並須清淨復須同見一處應作，然我不許不為隨意。」

時諸苾芻先因鬪諍共相論說，各懷嫌恨，共在一處而作隨意，佛言：「不應怨嫌未息共為隨意，先可懺摩，後當作法。」

時彼苾芻於大眾中而求懺摩，鬪諍苾芻不肯容恕，佛言：「去隨意時有七八日在，應須更互而求懺摩，方為隨意。」是時僧伽咸相愧謝，婆羅門眾及諸俗旅便生譏議：「但是苾芻皆有讎隙。」佛言：「有嫌恨者請求愧謝。既容恕已，隨年禮敬展轉懷歡方為隨意，無嫌隙者無勞致謝。」時諸苾芻既隨意已，即於此日更為長淨，佛言：「隨意即是清淨，無勞說戒。」

處分衣物將作羯恥那衣白二

時有眾多苾芻夏安居了，隨意事竟，詣逝多林，禮世尊足。路逢天雨三衣皆濕，擎持極難。至逝多林，安置衣鉢，洗足已禮世尊足，佛言：「住止安樂、乞食易不？」白言：「大德！我等疲頓來至於此。」佛作是念：「我今云何令諸苾芻得安樂住，并諸施主福利增長，應聽諸苾芻隨意竟，至十六日張羯恥那衣。張此衣時，於五月中得十饒益，凡於其處所得利物，取一好者作羯恥那衣。至八月十四日白眾令知，敷座席作前方便，准上應為。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衣是此處夏安居僧伽所獲利物，僧伽今共將此衣作羯恥那。此衣當為僧伽張作羯恥那。若張衣已，雖出界外，所有三衣尚無離過，何況餘衣！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將此衣當為僧伽張作羯恥那。若張衣已，雖出界外，所有三衣尚無離過，何況餘衣！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差張羯恥那衣人白二

時諸苾芻既作法已，將此衣財作羯恥那衣竟，白佛。佛言：「差一苾芻具五德者，作張衣人。鳴犍稚，作前方便，眾既集已，先應問言：『汝某甲能為僧伽作張羯恥那衣人不？』彼答言：『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作張羯恥那人，今為僧伽張羯恥那衣。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某甲苾芻作張羯恥那衣人，此某甲當為僧伽張羯恥那衣。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作張羯恥那人，今為僧伽張羯恥那衣。今僧伽差此苾芻某甲作張羯恥那人，此某甲當為僧伽張羯恥那。若諸具壽聽差某甲作張羯恥那人，此某甲當為僧伽張羯恥那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此某甲作張羯恥那人，此某甲當為僧伽作張羯恥那人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付張羯恥那衣白二

「次作白二羯磨，後持衣付張衣人。如是應作。

「『大德僧伽聽！此衣當為僧伽作羯恥那衣，此苾芻某甲僧伽已差作張衣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以此衣作羯恥那付某甲苾芻。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衣當為僧伽作羯恥那衣，此苾芻某甲僧伽已差作張衣人，僧伽今以此衣作羯恥那付某甲苾芻。若諸具壽聽將此衣為僧伽作羯恥那，僧伽今以此衣作羯恥那付某甲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此衣為僧伽作羯恥那，付某甲苾芻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出羯恥那衣單白

時此苾芻既受衣已，應共餘苾芻作浣染縫刺等，諸餘軌式如羯恥那衣事中具說。時諸苾芻共受羯恥那衣，至五月滿，不知云何，白佛。佛言：「至正月十五日，張衣之人白僧伽言：『諸大德！明日當出羯恥那衣，仁等各守持自衣。』既至明日，僧伽盡集，作前方便已，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如是應作：『大德僧伽聽！於此住處和合僧伽共張羯恥那衣。若僧伽至時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共出羯恥那衣。白如是。』」時諸苾芻既出衣已，不知云何，白佛。佛

言：「汝諸苾芻張衣之時得十饒益，衣既出已此事應遮，違者得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五年同利養別說戒白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於某聚落有一長者，造一住處，諸事具足，捨與四方僧伽。是時長者被王拘執，苾芻聞已棄寺他行，有三寶物及諸資具被賊偷去。長者得脫，知寺被賊，白言：『聖者！以何緣故，棄寺他行？』苾芻答言：『我聞長者被官拘執，心生惶怖，且向他方。』長者曰：『我有宗親彼能供給，何事忽遽？』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問彼宗親，能供給者善。若不能者，諸苾芻作白二羯磨，應共隨近寺，於五年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先報彼寺知已，敷座席作前方便，乃至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此住處造寺施主某甲，今為王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同一利養別長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此住處造寺施主某甲，為王拘執。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同一利養別長淨。若諸具壽聽此住處與彼住處，於五年中同一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此住處與彼住處，於五年中同一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有餘緣，隨事作法應知)

告諸俗舍白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苾芻、苾芻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令諸俗侶不生敬信，廣起譏嫌。不知云何。」佛言：「汝諸苾芻應差苾芻具五德者，往諸俗家，說彼二人所行非法。如是應差：敷座席作前方便已，先須問能：『汝某甲能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不？』答言：『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往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往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若諸具壽聽差此苾芻某甲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差此苾芻某甲往諸

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說他麁罪單白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秉白二法，差一苾芻向諸俗家，說彼二人所行非法。時廣額苾芻聞此事已，詣諸苾芻所，作如是語：「仁於俗家，說我過失耶？」彼便答言：「我得眾法，令往俗家說汝過失。」廣額答言：「我能於汝作不饒益，當破汝腹，取汝中腸繞逝多林，斬截汝頭懸寺門上。」時諸苾芻聞此語已，即便白佛。佛言：「彼能欺別人，不能欺眾。應作單白，合眾詳往俗家說彼過失。敷座席作前方便，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令諸俗侶不生敬信。今無別人能往諸俗家說彼過失。僧伽今共往諸俗家，說彼二人所行非法，應作是語：「仁等當知，彼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虧損聖教，自身損壞，猶如燋種不復生芽，於正法律中不能增長。仁等當觀，如來、應、正遍知及阿若憍陳如等諸大苾芻，所有行跡。」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共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白如是。』既作白已，隨處當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諸苾芻眾為彼二人作單白法已，告諸俗舍竟，不知云何。以緣白佛。」佛言：「令諸俗侶不應供給衣食湯藥，一切所須悉不應與。」

諫破僧伽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白世尊曰：「大德！提婆達多為名利故，詣迦攝波所白言：『大德！為我說神通事。』時迦攝波不觀彼心，為說神通法。」時提婆達多得聞法已，初夜後夜警策修習，於夜後分依世俗道證初靜慮，便發神通。既得通已，便起惡念，告四伴曰：「汝等四人共我破彼沙門喬答摩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我歿代後獲善名稱流布十方。」作是說已，即便共伴四人，欲破和合僧伽，并破法輪。諸苾芻眾知此事已，即便白佛。佛言：「汝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秉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若更有如是流類，應如是諫：敷座席作前方便，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天授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彼天授：「汝天授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汝天授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一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作白四羯磨，諫彼天授破僧伽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

德僧伽聽！此天授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彼天授：「汝天授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汝天授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一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若諸具壽聽與此天授秉白四羯磨諫破僧伽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彼天授破僧伽事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諫助破僧伽白四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即秉羯磨，諫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得羯磨已，堅執不捨。復有助伴四人：一、孤迦里迦，二、褰荼達驃，三、羯吒謨洛迦底灑，四、三沒達羅達多，隨順提婆達多，為破僧伽事。諸苾芻即便白佛，佛言：「汝諸苾芻應作別諫諫彼四人。」彼見諫時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天授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彼天授是順法律語。」彼聞諫時，堅執不捨。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作白四羯磨，諫彼四人。應如是諫：敷座席作前方便，次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褰荼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等，知彼天授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時此四人隨順天授破僧伽事，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此孤迦里迦等四人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天授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彼天授是順法律依法律語，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此孤迦里迦等四人堅執不捨，云：「此是實，餘皆虛妄。」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此孤迦里迦等四人，助彼天授破僧伽事：「汝孤迦里迦等四人莫助彼天授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汝孤迦里迦等四人，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一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此孤迦里迦等四人助彼天授破僧伽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而為。」

與作學家法單白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彼師子長者先事外道，因詣佛所聽受法故，於其座下斷諸煩惑，證預流果，於三寶所意樂純善深起信心，所有資財常樂惠施，以至貧窮俗侶譏嫌。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汝諸苾芻應為師子長者作學家羯磨，遮諸苾芻等莫往其家。敷座席作前方便，令一苾芻應作單白：

「『大德僧伽聽！彼師子長者信心慇著意樂純善，於三寶所現有資財悉皆惠施，諸有求人亦無恪惜，由此因緣衣食罄盡。若僧伽時至

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師子長者作學家羯磨，白如是。』既作法已，往者得越法罪。」

與作捨學家法單白

時諸苾芻眾為彼長者作學家法已，即不往彼家受諸飲食。時此長者勤力營農，未久之間倉庫盈溢倍勝於前。長者既見家業隆盛，思見福田同前供養，往詣佛所慇懃啟請。佛便聽許，教此長者：「具以其事白上座知，令鳴揵稚。集僧伽已，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師子信心殷著意樂純善，於三寶所現有貲財常樂惠施，諸有求人亦無恪惜。由此因緣，衣食罄盡以至貧窮。僧伽見已生哀愍心，與我師子作學家法，令諸聖眾不入我家。我師子今時倉庫還復豐盈，今從僧伽乞解學家法，唯願大德僧伽與我解學家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如是三說。既言白已，禮眾而去。是時僧伽令一人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師子長者信心慇著意樂純善，於三寶所現有貲財悉皆惠施，諸有求人亦無恪惜。由此因緣，衣食罄盡，僧伽為彼長者作學家羯磨，令諸苾芻不往其家受諸飲食。長者今時衣食還復如故，今從僧伽乞解學家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彼長者解學家羯磨。白如是。』」

時諸苾芻為彼長者解學家羯磨已，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得往彼家受諸飲食，悉皆無犯。」

觀行險林白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夏安居了，日有諸婆羅門居士以好飯食將獻聖眾，令諸使女隨從而行，既至半途皆被賊劫。時有苾芻於蘭若中欲行乞食，行至中路見諸飲食，遂令露形使女授食，諸女羞恥。時婆羅門告苾芻曰：『於險林處，何不令人看守？使我送食免被賊劫。』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以白二羯磨，應差苾芻具五法者，於險林處而為看守，作前方便，准上應知。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向險林怖畏之處，於其道路善能觀察。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於彼險林怖畏之處作觀察人。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授其學法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今有苾芻名曰歡喜，不捨學處，毀於梵行作婬欲事，無有一念作覆藏心，如毒箭入胸，心懷憂慼。不知云何。」

佛言：「汝諸苾芻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更有如是流類悉皆准此。鳴揵稚，乃至教歡喜苾芻於上座前蹲踞合掌應如是乞：『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於梵行作婬欲事。我歡喜苾芻無

有一念作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終身學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如是三說。令歡喜苾芻在眼見耳不聞處住，令一苾芻為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於梵行作婬欲事，無有一念作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於梵行作婬欲事，無有一念作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諸具壽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與實力子衣單白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苾芻實力子，和合僧伽差令分眾臥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意樂純善，為眾檢校不辭勞苦，所有資生於三寶中悉皆惠施。如是施已，自己三衣並皆破壞。不知云何。」佛言：「汝諸苾芻眾應和集作單白法，與實力衣。如是應作：

「『大德僧伽聽！彼實力子有敬信心意樂賢善，為眾檢校不辭勞苦，所有資具於三寶中悉皆惠施，如是施已，自己三衣並皆破壞。今時僧伽得好白氎，共將此氎與實力子作衣。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將此白氎與實力子作衣。白如是。』」

佛言：「汝諸苾芻既作單白法已，應將白氎與實力子，勿致疑惑。」

對面輕毀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苾芻實力子被眾差令分眾臥具及知食次，時友、地二苾芻積代怨讎業緣未盡，此二苾芻對實力子前而為嫌毀。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汝諸苾芻應作羯磨，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實力子。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鳴揵稚作前方便，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實力子分眾臥具及知食次，此友地二苾芻對實力子前而為嫌毀。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實力子。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實力子分眾臥具及知食次，此友地二苾芻對實力子前而為嫌毀，僧伽今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實力子。若諸具壽聽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實力子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聽訶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實力子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假託輕毀白四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與友、地二人作訶責羯磨已，後於異時時彼二人對實力子前，不道其名而作嫌毀。諸苾芻聞是語已，即便白佛，佛言：「汝等苾芻與友、地二人對實力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作訶責羯磨。如上應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實力子分眾臥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實力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訶責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實力子分眾臥具及知食次，此友、地二苾芻對實力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僧伽今訶責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若諸具壽聽訶責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訶責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與友地二人作羯磨已，此二苾芻尚猶對面及假託事毀實力子。諸苾芻眾白佛，佛言：「得羯磨已，若不捨者，得波逸底迦。於十二種人被眾差者而作嫌毀得罪。應知如十二種人雖被眾差事已停止而嫌毀者，得惡作罪。」

爾時具壽億耳從座而起，合掌白佛言：「大德！於邊方國有迦多衍那，是我鄔波馱耶，令我敬禮世尊雙足，起居輕利。」乃至佛言：「汝諸苾芻行止安樂不？」「大德！我親教師謹附五事請問世尊，幸願慈悲決斷其事。大德！於邊方國少有苾芻，若受近圓，十眾難滿。大德！若有方國地多堅鞕牛跡成鏘，得著皮鞋不？若數洗浴處得多洗不？復有邊國用牛羊皮及鹿皮等以為臥具，頗得用不？有苾芻寄衣與彼苾芻，未至身亡衣便不達，過十日已，誰得泥薩祇耶？」佛言：「我聽邊國解毘奈耶為第五人，得受近圓。地堅鞕處聽著一重皮鞋，非二三重。若底穿者，應可補替。多洗浴處隨意當洗。用皮臥具處，隨意應用。又此苾芻寄衣與彼，未達身亡，無其捨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邊方之國解毘奈耶為第五人，得受近圓。』大德！齊何為邊國？」佛言：「東方有國名奔荼跋達那，城東不遠有娑羅樹名奔荼各叉，此謂東邊，自茲已去名為邊國。南方有城名攝跋羅伐底城，南有河名攝跋羅伐底，此謂南邊，自茲已去名為邊國。西方有村名窣吐奴鄔波窣吐奴，二村俱是婆羅門處，此謂西邊，自茲已去名為邊國。北方有山名嗢尸羅祇利，此謂北邊，自茲已去名為邊國(梗概大數中間遠近，東西兩界三百餘驛，南北二邊四百餘驛，雖非目擊，詳而問知。然東界南四十驛許，到耽摩立底

國，寺有五六所，時人殷富統屬東天。此去莫訶菩提及室利那爛陀寺有六十許驛，即是昇舶入海歸唐之處。從斯兩月汎舶東南到羯茶國，此屬佛逝，舶到之時當正二月，若向師子洲西南進舶，傳有七百驛，停此至冬。汎舶南上一月許到末羅遊洲，今為佛逝多國矣！亦以正二月而達，停至夏半。汎舶北行可一月餘便達廣府，經停向當年半矣。若有福力扶持所在，則樂如行市；如其宿因業薄，到處實危若傾巢。因序四邊，略言還路，冀通識者漸廣知聞。又南海諸洲咸多敬信，人王國主崇福為懷，此佛逝廓下僧眾千餘學問為懷，並多行鉢，所有尋讀乃與中國不殊，沙門軌儀悉皆無別。若其唐僧欲向西方為聽讀者，停斯一二載習其法式，方進中天，亦是佳也）。」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若苾芻得俗人曾著皮鞋，應受用。』者，大德！未審何者是俗人曾著皮鞋？」佛言：「但令俗人著行七八步，斯即名為曾受用物。」「若得未曾受用皮鞋履屨及新作者，此如何用？」佛言：「此應持與可信俗人。報云：『此是汝物。』彼為己想遂著皮鞋行七八步，可擎鞋履至苾芻所白言：『聖者！此是我物，願見哀愍隨意受用。』」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寒雪諸國許畜富羅。』未知何者是寒雪國？」佛言：「有霜雪處水器成凌者是。」「如世尊說：『有四種藥應受用者。云何為四？一、時藥，二、更藥，三、七日藥，四、盡壽藥。』時諸苾芻未識其體！」佛言：「時藥者，謂是五種訶但尼(譯為五噉食，即是根、莖、花、葉、果，意即咬噉為義)、五種蒲膳尼(譯為五噉食，即是麨、飯、麥、豆、餅，肉與餅此中意取含噉為名。舊云奢耶尼者，全檢梵本全無此名)。言更藥者，謂八種漿：一、招者漿(酢似梅狀，如皂莢)；二、毛者漿(即熟芭蕉子是)；三、孤落迦漿(其果狀似酸棗)；四、阿說他子漿(菩提樹子是)；五、烏曇跋羅漿(其果大如李子)；六、鉢嚕灑漿(其果狀如婁蒌子)；七、蔑栗墜漿(是蒲桃果)；八渴樹羅漿(形如小棗，澁而且甜。出波斯國中方，亦有其味稍殊，其樹獨生狀如椶櫚，其果多有將至番隅，時人名為波斯棗，其味頗與乾柿相似)。言七日藥者，謂是酥油糖蜜也。言盡壽藥者(謂根莖花葉果，即是凡為草木藥物不過於此，便是總攝諸藥品類斯終矣)及五種鹽，廣如餘處。此中時藥、更藥并七日藥，及盡壽藥下之三藥，若與時藥相和者，時中應服，必若過時便不合食。下之二藥與更藥相和者，齊更應服。下之一藥與七日藥相雜者，齊七日應用(舊云四藥相和從強而服者，謂時、非時自有強弱不據多少。有云麴與薑相和，麴多時噉，薑多非時者，皆臆斷)。其盡壽藥，若欲守持長服者，如是應作：先淨洗手受取其藥，對一苾芻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此病患，此清淨藥我今守持至盡壽來自服及同梵行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七日、更藥准上守持。其更藥者，盡日應飲，如其至夜但齊初更(律教一夜分為三節：初之一分名曰初更，過斯不應飲用。若准五更，當一更強半。舊云

非時者，非正譯也)。凡是三藥欲守持時，必在中前，斯為定制。」(問：「下之三藥如守持已，分局分明；必不守持，齊何應用？」答：「此之三藥，若其中前受已，過午便不合飡；過午受之，初更得食，同更藥也。又此四藥既自受已，自分未過被未具者觸，隨可更受而服；如過自限，若觸不觸並宜須棄。」又問：「如其三藥先守持已，未具輒觸，更得用不？」答：「本意守持為防自取，他既觸已法則便亡，理可棄之無宜復用。必其貧者，開換施人，決意與他，施還受取，義同新得耳！」)

觀造小房地白二

具壽迦攝波請世尊曰：「大德！有諸苾芻惱他施主，數數乞求廣修房舍，既營造已或嫌長短，或嫌闊狹。不知云何。以事白佛。」佛言：「彼造房苾芻，應從僧伽乞觀房地，三處清淨者聽造。云何為三？一是應法淨處；二是無諍競處；三有進趣處。」「云何長短闊狹？」佛言：「長佛十二張手、廣七張手，此是其量。彼造房苾芻鳴揵稚，准上作前方便，乃至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營作苾芻某甲於某處地觀察清淨，無諸妨難，欲造小房，唯願大德僧伽聽我營作苾芻某甲於清淨處造小房。是能慜者，願哀慜故。』如是三說。次令可信二、三苾芻，或僧伽共往觀察，無諸妨難、三處清淨者聽造。既觀察已，還至眾中如前方便，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彼營作苾芻某甲造小房地，我某甲等親往觀察，三處清淨無諸妨難。願大德僧伽聽彼營作苾芻某甲造小房。』眾既知已，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營作苾芻某甲於某處地，眾觀清淨無諸妨難悉皆應法，今從僧伽乞造小房。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聽此營作苾芻某甲於彼清淨無妨難處欲作小房。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

觀造大寺地白二

佛在憍閃毘瞿師羅園，六眾苾芻廣乞財物，復伐形勝大樹造大住處，多損生命，令諸俗侶不生敬信。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彼造大住處苾芻，應從僧伽乞觀其地，三處清淨無諸妨難。眾觀察已，三處清淨者聽造住處。餘有乞法如前小房，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營作苾芻某甲欲為僧伽造大住處，於造住處地，眾觀清淨無諸妨難悉皆應法，今從僧伽乞造大住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聽彼營作苾芻某甲，於彼清淨無妨難處造大住處。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成。」

與營作苾芻六年敷具白二

「若營作苾芻臥具破碎，於六年內欲造新者，鳴揵稚，眾集已，其人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欲更作新敷具。願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更作新敷具。是能慜者，願哀愍故。』第

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營作苾芻某甲於六年內乞作新敷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營作苾芻某甲於六年作新敷具。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此一卷是悔眾教罪法

爾時具壽鄔陀夷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時鄔陀夷即以此緣，白諸苾芻：「具壽！我鄔陀夷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我於今者欲何所作？」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鄔陀夷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日行遍住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敷座席、鳴揵稚，作前方便准上應知。令鄔陀夷苾芻偏露右肩脫革屣，隨其大小致禮敬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語：

「『大德僧伽聽！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我鄔陀夷苾芻今從僧伽乞隨覆藏日行遍住法。願大德僧伽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隨覆藏日行遍住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此鄔陀夷苾芻今從僧伽乞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此鄔陀夷苾芻今從僧伽乞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僧伽今與鄔陀夷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若諸具壽聽與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初法了)

時鄔陀夷苾芻行遍住時，更復重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亦復覆藏。又以此事白諸苾芻曰：「具壽！我鄔陀夷苾芻正行遍住時，更復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亦半月覆藏。我於今時欲何所作？」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鄔陀夷苾芻第二重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此復覆藏，隨覆藏日復本遍住。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如是應與。敷座席鳴揵稚，作前方便已，『大德僧伽聽！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我鄔陀夷苾芻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行遍住法，僧伽已與我隨覆藏日行遍住法。我正行遍住時中間重犯是前罪類，此復覆藏。我鄔陀夷苾芻今從僧伽乞復本

遍住，願大德僧伽與我鄔陀夷苾芻第二重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復本遍住。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行遍住時中間重犯是前罪類，此復覆藏。此鄔陀夷於前罪類，今從僧伽乞行復本遍住。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鄔陀夷苾芻隨覆藏日復本遍住。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作，乃至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第二法了)

時鄔陀夷苾芻正行復本遍住時，復更重犯僧伽伐尸沙罪，是前罪類，亦復覆藏。以緣白諸苾芻：「具壽！我鄔陀夷苾芻先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行遍住法。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我鄔陀夷正行遍住時，第二重犯僧伽伐尸沙罪，是前罪類，亦復覆藏。我鄔陀夷苾芻已從僧伽乞行復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第二重犯復本遍住。我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僧伽伐尸沙罪，是前罪類，亦復覆藏。我於今者欲何所為？」時諸苾芻即以此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鄔陀夷苾芻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重收根本遍住法。若更有如是流類，應如是與。作前方便，乃至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准上應知。

「『大德僧伽聽！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我鄔陀夷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遍住法，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我行遍住時第二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我鄔陀夷苾芻已從僧伽乞行復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復本遍住。我行復本遍住時，是前罪類第三重犯，亦復覆藏。我鄔陀夷苾芻今從僧伽乞行重收根本遍住。願大德僧伽，與我鄔陀夷苾芻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隨覆藏，重收根本遍住。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先作白已，方為羯磨：『大德僧伽聽！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已從僧伽乞遍住法。行遍住時，第二重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行復本遍住。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此鄔陀夷苾芻今從僧伽乞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鄔陀夷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白如是。』

「次作羯磨，廣說准前，乃至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第三法了，若更重犯准事訶責)

時鄔陀夷苾芻復於異時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隨覆藏日乞行遍住法。我行遍住時第二重犯是前罪類。又復重行復本遍住。行遍住時，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善行竟。白諸苾芻曰：「具壽！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行遍住法，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我行遍住時中間重犯是前罪類，已從僧伽乞行復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復本遍住。我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重收根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第三重犯僧伽伐尸沙罪，是前罪類，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隨覆藏日行遍住竟。第二重犯是前罪類，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善行竟。我於今時欲何所作？」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鄔陀夷苾芻六夜行摩那[卑*也](卑也反)。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先敷座席、鳴揵稚，以言告白。眾既集已，於界場內下至四人。鄔陀夷苾芻既入眾中，脫革屣，隨其大小致禮敬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語：

「『大德僧伽聽。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行遍住法，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行遍住法。我鄔陀夷行遍住時第二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我鄔陀夷苾芻已從僧伽乞行隨覆藏日復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隨覆藏日復本遍住。我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行重收根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第三重犯，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隨覆藏日善行遍住，第二重犯是前罪類，隨覆藏日復根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亦善行竟。今從僧伽乞六夜摩那[卑*也]，幸願大德僧伽，與我鄔陀夷苾芻六夜摩那[卑*也]。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行遍住法，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隨覆藏日行遍住。正行遍住時第二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此鄔陀夷苾芻於第二重犯，已從僧伽乞行復本遍住，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隨覆藏日復本遍住。正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此鄔陀夷苾芻於第三重犯，已從僧伽乞行重收根本遍住，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

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善行遍住。第二重犯，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善行竟。今從僧伽乞行六夜摩那[卑*也]。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鄔陀夷苾芻六夜摩那[卑*也]。白如是。』次作羯磨，廣說乃至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隨覆藏日善行遍住。第二重犯，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復善行。六夜摩那[卑*也]，亦善行竟，以緣白諸苾芻曰：「具壽！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已從僧伽乞行隨覆藏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遍住。我行遍住時第二重犯，亦復覆藏，我鄔陀夷苾芻於前罪類，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復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是前罪類，隨覆藏日復本遍住。我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亦復覆藏。我鄔陀夷苾芻於前罪類，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法。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善行遍住。第二重犯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復善行。六夜摩那[卑*也]，亦善行竟。我欲如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隨覆藏日善行遍住。第二重犯亦復覆藏，善行復本遍住。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重收根本遍住亦復善行。六夜摩那[卑*也]，亦善行竟。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如是應與。敷設座席、鳴揵稚，言白集眾，下至二十人。時鄔陀夷苾芻偏露右肩脫革屣，隨其大小致禮敬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語：『大德僧伽聽！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我鄔陀夷苾芻隨覆藏日乞行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遍住法。我鄔陀夷苾芻於半月內行遍住時，第二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行復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是前罪類復本遍住。我行復本遍住，僧伽已與我鄔陀夷苾芻，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我鄔陀夷苾芻於前罪類半月覆藏，隨覆藏日善行遍住法。第二重犯是前罪類，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及六夜摩那[卑*也]，亦善行竟。今從僧伽乞出罪，願大德僧伽，與我鄔陀夷苾芻出罪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先作白，方為訶責，後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此鄔陀夷苾芻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遍住法，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遍住。行遍住時，第二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行隨覆藏日復本遍住，僧伽已與鄔

陀夷苾芻於前罪類，隨覆藏日復本遍住。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行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於前罪類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善行遍住。第二重犯是前罪類，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復善行。已從僧伽乞行六夜摩那[卑*也]，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六夜行竟，今從僧伽乞出罪。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鄔陀夷苾芻出罪。白如是。』

「次後應作如是訶責：『汝鄔陀夷苾芻應知有二種人，能滅法炬、掩法光明、壞法燈焰。云何為二？謂犯罪已不如法悔除，此即名為二小、二癡，二不明、二不善。復有二種重罪根本不肯穿掘，於逆流事不勤用功，於諸瀑流不欲乾竭，不共魔戰、不折魔旗，勝妙法幢無心建立，罪惡之見不為斷除，不於大師無上正教隨轉法輪。復有二種苦毒所惱、復有二種增長有流，謂犯罪已不如法悔。汝鄔陀夷！如世尊說：「於欲瞋癡常思遠離。」汝今何故作斯醜事？汝愚癡人！云何將此兩手，受他淨心所有惠施，如何還將兩手作醜惡事？又汝癡人！寧將兩手捉囓毒等可畏毒蛇，不故捉生支(梵云鵝伽社哆，譯作生支，即是根也)為醜惡事。汝鄔陀夷！由於犯罪不說除故，退失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厭離食想、於諸世間作不樂想、過患想、是可斷想、不可愛想、滅死想、不淨想、青瘀想、膿流想、破爛想、膖脹想、血流想、狼藉想、白骨想、空觀想，如是事想皆不現前，亦不得初靜慮、二、三、四靜慮、慈悲喜捨、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悉皆不得神境通，天眼、天耳通、他心差別，宿住死生盡諸有流，皆不證會。汝鄔陀夷！由不說罪，命終之後，當於二道隨一受生，是怖畏處，謂捺洛迦、傍生。如世尊說：「二障覆業能向捺洛迦、傍生趣，由不信我言覆藏其罪。」』如是慇懃作訶責已，冀令改悔。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此鄔陀夷苾芻已從僧伽乞隨覆藏日行遍住法，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遍住。行遍住時，第二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行隨覆藏日復本遍住，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於前罪類隨覆藏日復本遍住。行復本遍住時，第三重犯是前罪類亦復覆藏，已從僧伽乞行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於前罪類隨覆藏日重收根本遍住。此鄔陀夷於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善行遍住。第二重犯是前罪類，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復善行。已從僧伽乞行六夜摩那[卑*也]，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六夜摩那[卑*也]，亦善行竟。今從僧伽乞出罪，僧伽今與鄔陀

夷苾芻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隨覆藏日善行遍住。第二重犯是前罪類，復本遍住，亦復善行。第三重犯是前罪類，重收根本遍住，亦復善行。六夜摩那[卑*也]，亦善行竟，今從僧伽乞出罪。若諸具壽聽與鄔陀夷苾芻出罪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鄔陀夷苾芻出罪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次當如是讚喻：『善哉鄔陀夷！極善鄔陀夷！有二種聰慧人、有二分明人、有二種善人。何謂為二？一、不犯罪；二、犯已能如法悔除。有二種人能然法炬、建立法幢。何謂為二？一謂不犯罪，二犯已能如法悔除。復有二種重罪根本能為穿掘，於逆流事而勤用功，於諸瀑流能使乾竭，能與魔戰，能折魔旗，勝妙法幢能善建立，罪惡之見能為斷除，能於大師無上正教隨轉法輪。云何為二？一謂不犯罪，二設犯罪已如法悔除。復有二種非苦所惱，復有二種不增有流。云何為二？一、不犯罪；二、犯已能悔。汝鄔陀夷！汝已說悔眾罪，是應合得無常想、無常苦想，廣說乃至能盡有流。汝於人天二道定得無疑。如世尊說：「有二種不覆障業，便能趣向人天二道，能信我言不覆其罪。」如是應知，汝鄔陀夷已出罪竟，勿為放逸，於諸善品常為修習。』若更有犯者，應如鄔陀夷苾芻次第作法。次於出罪之後，應從僧伽乞悔窣吐羅底野罪，如是應乞。

「『大德僧伽聽！我某甲苾芻，於故泄精有前方便窣吐羅底野罪。我某甲今從僧伽乞說悔法，願大德僧伽聽我某甲說悔窣吐羅底野罪。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於故泄精有前方便窣吐羅底野罪。此某甲今從僧伽乞說悔窣吐羅底野罪。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於故泄精有前方便窣吐羅底野罪說悔。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於故泄精，有前方便窣吐羅底野罪。此某甲今從僧伽乞說悔窣吐羅底野罪，僧伽今與某甲於故泄精有前方便窣吐羅底野罪說悔。若諸具壽聽與某甲於故泄精有前方便窣吐羅底野罪說悔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某甲於故泄精，有前方便窣吐羅底野罪，聽說悔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次後還同如是次第，所有先因眾多突色訖里多罪，及以眾多不敬教波逸底迦罪，對一苾芻如法除悔。窣吐羅底野罪有二種：一謂波羅市迦因罪，二謂僧伽伐尸沙因罪。於波羅市迦因復有二種：一、重，二、輕。此中重者應從大眾說悔其罪(大眾者，謂界內盡集)。言輕者下至四人，壇場中當說其罪。僧伽伐尸沙因罪亦有二種：一、

重，一、輕。此中重者上至四人壇場應說其罪，輕者應對一人如法除罪。波逸底迦、突色訖里多前因之罪，准前應作，眾多大小覆藏之罪，咸應說悔。」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悔眾教罪之餘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行遍住者，見有客苾芻來，不為告白，其事如何？」佛言：「若有客來，應須告白。」時彼苾芻見有客來，未解衣鉢，遂便前作白言：「具壽！我苾芻某甲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如前廣說，餘爾許日在，願具壽知。」時客苾芻便現瞋相，報言：「且止。癡人！莫對我前說行遍住。」彼便慚恥低頭默而起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自今以去若客苾芻新至，未解衣鉢不須告白。」彼於異時一一告白，如前被瞋，佛言：「不應一一為白，然須眾集會時方為告白；或鳴揵稚令其俗人、求寂出已，至苾芻處而為告白，不應向無苾芻住處。設須去者亦不應宿，於日暮時須適寒溫，應作湯水與諸苾芻洗足，及以塗油，彼不欲者油應舉置。次應正念作早起想，方為臥息。若諸苾芻行遍住時及摩那[卑*也]，如我所說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正行遍住，不與其房，亦不與利，佛言：「應與下房，後應取利。」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行遍住及行摩那[卑*也]時，聞有苾芻是鬪諍者、是評論者、或復無慚懈怠之類欲至於此，其人於彼欲何所為？」佛言：「知彼惡人欲來此者，行遍住人應對苾芻捨其行法。如是應捨。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某甲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我某甲從僧伽乞行遍住，僧伽已與我某甲隨覆藏日遍住。我行遍住時，聞有苾芻欲來於此，是鬪諍者、是評論者，彼欲於我作無利事。我某甲今對具壽前捨行遍住，已行爾許竟、餘爾許在。具壽知我是清淨苾芻，如其惡人屏息去已，還應就彼善淨苾芻受其行法。』應如是受。禮敬已，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先故泄精犯僧伽伐尸沙罪，半月覆藏，僧伽與我隨覆藏日遍住法。我行遍住時聞有苾芻欲來於此，是鬪諍者、是評論者，彼欲於我作無利事。由此緣故，捨其行法。我某甲今對具壽受前行法，已行爾許日竟、餘爾許日在。願具壽憶知。』如於遍住捨受既然，復本、重收及摩那[卑*也]悉應如是。」(上來明作眾教法竟)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以一白一羯磨一秉事人，與二人受近圓不？」佛言：「得。」「即此二人，以誰為大？」佛言：「無有大小。」「大德！頗得以一白一羯磨一秉事人，與三人受近圓不？」佛言：「得。」「即此三人以誰為大？」「亦無大小。」

「大德！頗得以一白一羯磨一秉事人，與四人受近圓不？」佛言：「不得。」「此有何過？」佛言：「無有，以眾秉事。」「大德！於將來世諸苾芻輩，寡其念力身器復羸，彼不能知世尊何處演說斯法。此欲如何？」佛言：「於六大城隨憶當說，或復於餘久住之處隨一稱說，此並無過。」「大德！諸國王名若有忘者，當欲道誰？」佛言：「應道勝光王。長者應云給孤獨。鄔波斯迦名毘舍佉。」「大德！佛本生處忘其城邑，欲道何城？」佛言：「應道婆羅痆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珊陀那。鄔波斯迦名鄔褒灑陀。隨意稱說。」「如世尊言：『有五種事不應書者，一謂波羅底木叉，二并此廣釋，三諸餘毘奈耶，四并此廣釋，五謂諸有施主所施之物，及別人己物(但非眾物皆曰別人)。』大德！當來之世諸苾芻輩身心昧劣，至於由序尚不能憶，如斯之輩欲遣如何？」佛言：「應書紙葉，隨意讀持。」

畜杖白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苾芻老朽力薄無所堪能，若無杖時便不能濟，此欲如何？」佛言：「彼應從眾乞畜杖羯磨。應如是乞：敷座席乃至白言：『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病衰朽無所堪能，若無杖時便不能濟，我苾芻某甲今從僧伽乞畜杖法，願僧伽與我苾芻某甲老病衰朽無所堪能作畜杖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先作白，方為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無力，或復身病無所堪能，若離杖時便不能濟。此某甲為老病故，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老病無力畜杖羯磨。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無力，或復身病，若離杖時便不能濟。此某甲為老病故，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僧伽今與某甲為老病故畜杖羯磨。若諸具壽聽與某甲為老病故畜杖羯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與某甲為老病故畜杖羯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如畜杖羯磨既爾，鉢絡亦然，或時杖絡兩事俱聽。又如白二差分臥具，苾芻如是分房及以分飯，十二種人一一皆爾。」

與外道四月共住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外道輩始發淨心，來投正法請求出家，欲何所為？」佛言：「請一苾芻作鄔波馱耶，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諸苾芻眾不知云何欲為共住，佛言：「如有外道來求出家者，其鄔波馱耶應問障法。若遍淨者應可攝受，授與三歸及五學處，成鄔波索迦護(謂防身語意，勿使虧失。舊云律儀，但是義譯耳)。現在僧伽悉應盡集，教彼外道致禮敬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大德僧伽聽！我某甲外道從鄔波馱耶某甲

求出家，我某甲外道今從僧伽乞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幸願大德僧伽與我某甲外道，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令外道離聞處在見處立，令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外道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出家，此某甲外道今從僧伽乞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外道，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外道從鄔波馱耶某甲求出家，此某甲外道今從僧伽乞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僧伽今與某甲外道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若諸具壽聽某甲外道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某甲外道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此外道，僧伽已與於四月內著鄔波馱耶衣、食僧常食而為共住，准求寂例而作驅使。」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彼外道心調伏者方與出家，未知云何名心調伏？」佛言：「應對彼外道前讚歎佛陀、達摩、僧伽所有盛德，亦談彼外道所有事業。若彼外道聞讚三寶實德之時，及聞外道所有事業，情有愛樂忿怒在懷，形無喜色發起瞋恚，此謂外道未調伏心。若外道異此，乃至不生瞋恚，是謂已調伏心。」

如世尊說：「五法成就五夏已滿，得離依止遊歷人間。云何為五？一、識犯，二、識非犯，三、識輕，四、識重，五、於別解脫經善知通塞及能誦持。大德！若五法成就五夏已滿，得離依止遊歷人間者。大德！有滿四夏善閑五法，此人亦得離依止不？」佛言：「不得。以五歲為定量故。」「大德！有滿五夏未閑五法，此人得離依止不？」佛言：「不得。以五法成就為定量故。」「大德！若苾芻善明三藏，證會三明已除三垢，纔滿三夏。此人亦須依止師耶？」佛言：「不由。未得已得、未證已證、未悟已悟，得離依止。然由順所制事，由此要須滿五夏。五法成就得離師去。」「若到餘住處，得齊幾時不須依止？」佛言：「不作歇心更求依止，得停五夜。」「如世尊說：『若滿十夏如上五法成就得離依止，乃至得畜求寂。』者，大德！若有苾芻受近圓已，生年八十滿六十夏，於別解脫經未曾讀誦不了其義，此欲如何？」佛言：「雖滿六十夏，亦須依止。」「大德！當依何人？」佛言：「依止老者，如無老者小者亦得。」「大德！若於師禮此欲如何？」佛言：「唯除禮拜，餘悉應作，此人名為老小苾芻。」

「如世尊說：『若滿七歲能驅烏者，得與出家。』大德！有滿六歲，於僧伽食厨處能作驅烏，彼亦合與出家不？」佛言：「不合，要滿七歲，為定量故。」「大德！有滿七歲，於僧伽食厨處不能驅烏，彼亦合與出家不？」佛言：「不合。要能驅烏，為定量故。」「大德！若有苾芻七德成就，應教授苾芻尼者，若未差應差，若已差不應捨。云何為七？」「一者持戒；二者多聞；三者住位耆宿；四者善都城語；五者不曾以身污苾芻尼；六於八他勝法所有開遮能廣宣說；七於八尊敬法善能開演。何謂持戒？於四他勝中一無虧犯。何謂多聞？於別解脫經皆已讀誦。何謂住位耆宿？滿二十夏，或復過此。何謂善都城語？謂解當處大城談說。何謂不曾以身污苾芻尼？謂身不觸苾芻尼。餘二如文可知。既具七德，如是應差，敷座席鳴犍稚，作言白已，先問能不？『汝某甲苾芻能教授苾芻尼，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尼來請教授所有軌式如下應知，上座量時以答其事)。」

教授苾芻尼白二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往教授苾芻尼眾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往教授苾芻尼眾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往教授苾芻尼眾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僧伽今差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眾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若諸具壽聽差此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眾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差此苾芻某甲往教授苾芻尼眾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此苾芻既得法已，應往教授尼眾，勿致疑惑。」

佛言：「若無廣教授人，應為略教授。所有法式，我今當說。諸苾芻尼眾每至半月應就苾芻住處禮大眾已，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某寺苾芻尼眾和合，頂禮某寺大德僧伽足，敬問大德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我苾芻尼眾，於此半月來請教授苾芻尼人。』上座報曰：『姊妹！某寺苾芻尼眾並和合不？』尼應答言：『眾並和合。』又問：『於半月中無過愆不？』尼答言：『無。』『姊妹須知！於此眾中無有苾芻於半月內能往教授苾芻尼眾。汝諸姊妹！當自勤修，莫為放逸。』尼應合掌答云：『娑度。』

「凡苾芻尼入苾芻寺時，既到門所，應白苾芻方可前進；如不白者，得越法罪。應如是白，於一苾芻致禮敬已，應作是說：『大德！我苾芻尼某甲，今欲入寺。』苾芻報曰：『非造過者應入。』尼答言：『無。』作是語者善，如不說者得越法罪。」

諫苾芻尼雜住白四。

爾時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尼：一名可愛、二名隨愛，雜亂而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應可屏諫，乃至白四羯磨諫彼二尼。若更有如是流類，同前集眾，令一尼作白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可愛、隨愛二苾芻尼雜亂而住，掉舉戲笑，更相打拍。諸尼屏諫：「莫雜亂住，雜亂住時，令善法衰損，不得增益，應可別住。別住之時善法增益，不復衰損。」彼二諫時堅執不捨，云：「此法實餘皆虛妄。」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可愛、隨愛二苾芻尼作不捨雜住不受諫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諫遮別住白四

諸苾芻尼既奉教已，秉白四羯磨，諫彼二尼。堅執不捨，即不相附近各別而住。時吐羅難陀尼詣彼二尼所，作如是語：「具壽！何不同居雜亂而住？若雜亂住令善法增益，不復衰損。」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乃至白四羯磨，諫吐羅難陀尼不捨雜住惡見。若更有如是流類，應合諫者，准上而為。

「『大德尼僧伽聽！可愛、隨愛二苾芻尼雜亂而住，苾芻尼僧伽秉白四羯磨遮其雜住時，彼二尼即不相附近各別而住。此吐羅難陀尼詣二尼所，告言：「具壽！可共同居雜亂而住，善法增長；若別住者，善法衰損。」苾芻尼僧伽已屏諫，堅執不捨，云：「此是實，餘皆虛妄。」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此吐羅難陀苾芻尼作不捨雜住惡見白四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

苾芻尼作不禮白二

「若苾芻與苾芻尼為雜住者，和合僧伽與作捨置羯磨，其苾芻尼眾與此苾芻作不應禮拜法。應如是作。敷座席、鳴揵稚，尼眾既集已，令一苾芻尼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彼苾芻某甲，和合僧伽與作捨置羯磨，苾芻尼僧伽與作不禮拜羯磨。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苾芻某甲作不禮拜羯磨。白如是。』『大德尼僧伽聽！彼苾芻某甲，和合僧伽與作捨置羯磨，苾芻尼僧伽與作不應禮拜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苾芻某甲作不應禮拜羯磨。若諸具壽聽與苾芻某甲作不應禮拜羯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苾芻某甲作不應禮拜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苾芻既被僧伽為作捨置羯磨已，苾芻尼眾亦復與作不禮羯磨竟，諸苾芻尼不共言談，不應禮拜；亦纔見時，即須起立，由此是上眾故。」

諫隨遮苾芻尼白四

「既作法已，雖不為禮而復隨從，更應與作捨置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尼僧伽聽！彼苾芻某甲所行非法，僧伽與作捨置羯磨。此苾芻尼某甲知彼所行非法亦知得捨置法，而復隨從親近承事，能令彼人不遵眾教。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遮此苾芻尼不令親近承事彼苾芻某甲。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共兒同室白二

時苾芻尼笈多生童子迦攝波已，便不共宿，孩子啼哭。諸苾芻尼以事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彼笈多尼應從苾芻尼眾乞與孩子同一室宿羯磨法。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已周尼眾既集，乃至合掌作如是語：

「『苾芻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子，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孩兒同一室宿羯磨法。願苾芻尼僧伽聽我笈多與孩兒同一室宿法。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尼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笈多生男迦攝波。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孩兒同室宿。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兒同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笈多生男迦攝波。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孩兒同室宿，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兒同室宿。若諸具壽聽笈多與兒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聽笈多與兒同室宿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尼僧伽與笈多法已，應與孩兒同室宿，勿起疑惑。此謂是小孩權開共宿，及其長大准法還遮。」

苾芻尼與俗親往還白二

「若苾芻尼遭飢儉歲，人懷苦惱乞食難得，乃至親族作如是語：『而我不能供多人食，獨一身來我當供給。』此即應從苾芻尼眾乞與俗親作往還羯磨。應如是乞。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已周尼眾既集，乃至合掌作如是說：『大德尼僧伽聽！我某甲遭飢儉歲，人懷苦惱乞食難得。我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俗親作往還羯磨，願苾芻尼僧伽與我某甲與諸俗親作往還羯磨。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尼應先作白，方為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遭飢儉歲，人懷苦惱乞食難得。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諸俗親作往還羯磨。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苾芻尼某甲與諸俗親作往還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苾芻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遭飢儉歲，人懷苦惱乞食難得。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諸俗親作往還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某甲與諸俗親作往還羯磨。若諸具壽聽與某甲與諸俗親作往還羯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聽某

甲與諸俗親作往還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尼僧伽已與作羯磨竟，此苾芻尼便得獨行而去諸親族家隨意受食；如至豐時即不應往，若還去得越法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有苾芻尼忽爾根轉，此欲如何？」佛言：「應送向苾芻住處，所有次第皆依本夏。」「大德！有苾芻根轉，此復如何？」佛言：「應送向苾芻尼住處，亦依本夏。」「大德！若更轉者，此欲如何？」佛言：「此可依前送至餘處。若第三更轉應須擯棄，不堪共住。」「大德！若有求寂受近圓時其根遂轉，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近圓，應送向苾芻尼住處。」「大德！受近圓時，若有求寂便作是語：『諸具壽！莫授我近圓。』此成近圓不？」佛言：「不成。鄔波離！如受近圓訖，若作是言：『應知我是求寂。』(此言據其有心欲捨)當爾之時尚非近圓，何況正受之際作如是語。」「大德！如正受近圓時，自言：『我是俗人。』此成近圓不？」佛言：「不成。鄔波離！如受近圓訖若作是言：『我是俗人。』尚失近圓，何況正受之際。」

如世尊說：「苾芻欲捨學處者，彼應住念，決作捨心，對一苾芻蹲踞合掌，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某甲苾芻於不淨行法不能奉持，我某甲苾芻今對具壽捨其學處，除出家相，作俗容儀。具壽！從今知我是俗人。』如是三說，應言：『奧筰迦。』若對癲狂心亂之人而捨式叉，不成捨學，餘眾准此。」

令怖白四

佛在室羅伐城時，半豆盧呬得迦等(譯為黃赤色)諸苾芻輩是鬪諍者、是評論者，彼便數數舉眾諍事，常令僧伽不安樂住，能令諍競展轉增長。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應與半豆盧呬得迦等作令怖羯磨。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有五緣作令怖羯磨，是非法羯磨、是非毘奈耶羯磨。僧伽作時，得越法罪。何謂為五？一、不作詰問；二、不為憶念；三、無其實；四、不自臣罪；五、不對面作。復有五緣作令怖羯磨，是如法羯磨、是如毘奈耶羯磨，僧伽無過：先作詰問；令其憶念；其事是實；自復臣罪；對面作法。如是應作。為前方便，准上應知。次令一苾芻為白四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半豆盧呬得迦等鬪亂僧伽令起諍競，彼便數數舉發諍事，常令僧伽不安樂住。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半豆盧呬得迦等作令怖羯磨。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苾芻半豆盧呬得迦等鬪亂僧伽令起諍競，彼便數數舉發諍事，常令僧伽不安樂住。僧伽今與半豆盧呬得迦等作令怖羯磨。若諸具壽聽與半豆盧呬得迦等作令怖羯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半豆盧呬得迦等作令怖羯磨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僧伽與作令怖羯磨已，不得與他出家，不得授他近圓，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為半豆盧呬得迦等作令怖羯磨，既得法已，極現恭勤，於僧伽處不生輕慢，希求拔濟恒申敬禮，界內而住，請乞收攝法，自云：「我半豆盧呬得迦，於此鬪諍長為止息。」諸苾芻眾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先為半豆盧呬得迦等作令怖羯磨者，今為半豆盧呬得迦等作收攝羯磨。若更有餘如是流類者，有其五法與作令怖羯磨，苾芻若未收攝不應收攝。何謂為五？一、依國王；二、依諸官；三、依別人；四、依外道；五、依僧伽。如是之人不應收攝。復有五法不應收攝。云何為五？一、承事外道；二、樂親近惡友；三、供養外道；四、不願與僧伽和合；五、不願與僧伽同住。如是之人不應收攝。復有五法不應收攝：一、罵苾芻；二、瞋恨；三、訶責；四、行不應行；五、苾芻學處而不修習。若有五法應可收攝。云何為五？一、於僧伽處自現恭勤不生輕慢；二、悕求拔濟；三、恒申敬禮；四、界內而住請求收攝；五、自云：『我今於此鬪諍更不復作。』是謂為五。若未收攝者，應可收攝。復有五法應可收攝。云何為五？一、不依國王；二、不依諸官；三、不依別人；四、不依外道；五、不依僧伽，是名為五。復有五法與解令怖羯磨。云何為五？一、不於外道而作承事；二、不親近惡友；三、不供養外道；四、願與僧伽和合；五、願與僧伽同住，是名為五。復有五法與解令怖羯磨。云何為五？一、不罵苾芻；二、不瞋恨；三、不訶責；四、行所應行；五、於苾芻學處而常修習，是名為五。既調伏已應與收攝羯磨。為前方便，准上應知。乃至半豆盧呬得迦等作如是言：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半豆盧呬得迦等是鬪亂者、是諍競者，我便數數舉發諍事，常令僧伽不安樂住。由是僧伽於我等輩為作令怖羯磨。我得羯磨已於僧伽中極現恭勤不生輕慢，悕求拔濟恒申敬禮，界內而住請求收攝，我於鬪諍永為止息。願大德僧伽與我半豆盧呬得迦等解令怖羯磨。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為白四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鬪亂僧伽令起諍競，復便數數舉發諍事，常令僧伽不安樂住。僧伽先與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作令怖羯磨。此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得羯磨已，於僧伽中極現恭勤不生輕慢，今從僧伽乞解令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解令怖羯磨。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鬪亂僧伽令起諍競，復便數數舉發諍事，常令僧伽不安樂住。僧伽先與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作令怖羯磨。此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得羯磨已，於僧伽中

極現恭勤、不生輕慢，今從僧伽乞解令怖羯磨。僧伽今與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解令怖羯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半豆盧呬得迦諸苾芻等解令怖羯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折伏白四

時有勝妙苾芻數犯眾教罪，諸苾芻與行遍住、根本遍住，乃至重收根本及摩那[卑*也]，更復重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勝妙苾芻作折伏羯磨。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悉應為作。為前方便如上應知。

「『大德僧伽聽！此勝妙苾芻數犯眾教罪，諸苾芻為作遍住乃至摩那[卑*也]，更復重犯。今僧伽與作折伏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勝妙苾芻為數犯罪作折伏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乃至我今如是持。」佛言：「汝諸苾芻！既與勝妙作折伏羯磨，所有行法我今當說，不得與他出家，乃至廣說。如行遍住，若不依行者，得越法罪。如是為作折伏法已，極現恭勤，於僧伽處不生輕慢，乃至從眾乞收攝法，自言：『我某甲於數犯罪，永為止息。』廣說因緣，乃至應作收攝羯磨。如令怖羯磨作法應知，有差別者，應云：『我某甲於數犯罪永為止息。』餘可類知。」

驅擯白四

時具壽阿濕薄迦、補梵伐素，在枳吒山住處而為污家行罪惡事作，非沙門法，或教他作，共諸女人同一床坐、同槃而食、同觴飲酒、自採花教人採花、自結花或教人結、安花髻綴作珠冠、眉上叉黃頻為點靨、自舞教人舞、自歌教人歌、或自打鼓教人打鼓、急繫其衣乍跳乍躑、轉木空中接而令住、或時轉臂、或為魚躍、或峻泥流漖半路停身、或作馬鳴、或為牛吼、或作象叫、或孔雀鳴、或撫水鼓、或擲水為槃、或打口鼓、或吹口螺如孔雀聲、似黃鬘響，廣作如斯非沙門行，遂令枳吒山下婆羅門眾，咸生薄淡退失信心，於諸苾芻各生譏議，乃至乞食咸不施與。阿難陀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往枳吒山與污家苾芻阿濕薄迦、補梵伐素等為作驅擯羯磨。汝諸苾芻！欲至彼山可於路次一處而住，差一苾芻具五德者，如常集眾。應先問言：『汝苾芻某甲，能於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等行污家事不？』彼答言：『能。』如常集眾，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梵伐素等苾芻行污家事。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梵伐素苾芻等行污家事。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榇伐素苾芻等行污家事。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榇伐素等苾芻行污家事。若諸具壽聽差此苾芻某甲，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榇伐素等苾芻行污家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差此苾芻某甲往枳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榇伐素等苾芻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汝諸苾芻既至枳吒山，敷座席、鳴犍稚眾集已，彼詰問苾芻應問阿濕薄迦等：『我欲有問，汝容許不？』彼既許已，問罪虛實，答言：『所問我罪其事皆實。』眾應為作驅擯羯磨。為前方便，應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阿濕薄迦、補榇伐素、半豆盧呬得迦等，廣為污家行罪惡法：共諸女人同觴飲酒、一槃而食、採花結鬘、掉舉歌舞，便作如是非沙門行，令諸俗侶皆失信心。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阿濕薄迦、補榇伐素、半豆盧呬得迦等罪惡之人作驅擯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作，乃至我今如是持。彼三苾芻等得擯羯磨已，不應與他出家，廣說如上。此三人等若現恭勤，於僧伽處不生輕慢，乃至從眾乞收攝法，自言：『我某甲等，於污家事永為止息。』廣說其緣，乃至應作收攝羯磨，准上應為。」

求謝白四

時有勝上苾芻，於某聚落中共雜色長者言相觸忤。時此長者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勝上苾芻作觸惱俗人求謝羯磨。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為作求謝羯磨。

「『大德僧伽聽！勝上苾芻於某聚落共雜色長者言相觸忤。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勝上苾芻共雜色長者言相觸忤作求謝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乃至我今如是持。

「既得法已不隨順行，得越法罪。若僧伽與作求謝羯磨已，若現恭勤，於僧伽中不生輕慢，乃至從眾乞解求謝羯磨，自言：『我於觸惱俗侶永為止息。』廣說如前。諸苾芻等應告彼曰：『汝可就彼長者而求懺摩。彼容恕己，方可收攝。』如觸忤長者時為作求謝羯磨，惱他苾芻亦應為作求謝羯磨，乃至惱苾芻尼、式叉摩拏、求寂男、求寂女，准上應知。若苾芻尼觸忤俗人、苾芻、苾芻尼、式叉摩拏、求寂男、求寂女，亦應為作求謝羯磨，下之三眾准上應知。」

遮不見罪白四。

時具壽闡陀苾芻既造罪已，諸苾芻告曰：「汝見罪不？」答言：「不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闡陀苾芻作不見罪捨置羯磨。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為作。准上應知。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闡陀既犯罪已，他若問時，答言：「不見。」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闡陀作不見罪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作，乃至我今如是持。若與解時亦應准此，其中別者，應云：『我今見罪。』若闡陀造罪已不如法說悔，應可與作捨置羯磨。彼為作解，並悉同前。其中別者，應言：『其罪我已如法說悔。』」

不捨惡見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苾芻！無相自生惡見作如是語：『如佛所說：「習行婬欲是障礙法。」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彼無相作別諫遮。」別諫之時堅執不捨。云：「此是實，餘皆虛妄。」諸苾芻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作白四羯磨諫彼無相。鳴犍稚作前方便，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無相，自生惡見作如是語：「如佛所說：『習行婬欲是障礙法。』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不捨，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諸苾芻諫此無相言：「汝無相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無量方便說行婬欲是障礙法。汝無相未捨惡見已來，僧伽不共言說，極可厭惡，如旃荼羅。」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無相作不捨惡見捨置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時諸苾芻與彼無相作不捨惡見羯磨已，時彼無相堅執不捨。諸苾芻白佛，佛言：「初作白時乃至第二羯磨了，若不捨者，得惡作罪。第三竟時，得波逸底迦罪。」

擯惡見求寂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鄔波難陀有二求寂，曾與諸苾芻共言戲調身相摩觸，時此苾芻便生追悔，所犯之罪皆悉悔除，發勇猛心斷諸煩惑，證殊勝果。彼二求寂便生惡見，告諸苾芻曰：『大德！彼諸苾芻昔與我等作非法事，云何於今得殊勝果？我聞佛說習行婬欲是障礙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汝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不捨，諸苾芻白佛，佛言：「為作白四羯磨諫。捨者善。若不捨者，與彼二求寂作不捨惡見驅擯羯磨。作前方便，置彼二人眼見耳不聞處，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彼利刺、長大二求寂自生惡見，作如是語：「我聞佛說婬欲是障礙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已作別諫，乃至白四羯磨，諫彼二求寂。彼二堅執惡見不肯棄捨，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諸苾芻語彼二求寂言：「汝從今已去不應說言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若餘尊宿及同梵行者，不應隨行；如餘

求寂，得與大苾芻二夜同宿，汝今無是事。汝愚癡人！可速滅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彼二求寂作不捨惡見驅擯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時諸苾芻為彼二求寂作驅擯羯磨已，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彼二求寂得羯磨已，諸苾芻不應共住，共宿違者得罪。如律應知。」

收攝白四

時薛舍離諸苾芻與高苫縛迦諸苾芻眾，得本心已，詣世尊所，作如是言：「大德！我今願欲和合。」佛言：「娑度。(譯為善成，謂於其事善而能成。舊云善哉)汝諸苾芻！僧伽若破重令和合，能生諸福，無量無數無有邊際。猶如毛端析為百分或千億分，還令相合如故，斯實是難，已破令和更難於彼。是故我今聽諸苾芻被捨置者，應乞收攝。應如是乞，如前，乃至作如是言：

「『大德僧伽聽！由我某甲等為鬪諍初首，遂令僧伽不和合住，未生諍論令生，已生諍論因茲增長，他正諫時遂便拒諱，或言：「有罪。」或言：「無罪。」或云：「合捨、或不應捨。」或言：「我是犯人。」或言：「我實非犯。」緣此事故僧伽與我作捨置羯磨，擯斥於我。我某甲被捨置來，性行恭勤不生輕慢，今從僧伽乞解捨置法。願大德僧伽！哀愍攝受我。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為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為鬪諍初首，遂令僧伽不和合住，未生諍論令生，已生諍論因茲增長。他正諫時遂便拒諱，或言：「有罪。」或言：「無罪。」緣此事故，僧伽與作捨置羯磨。此某甲既得法已，改行恭勤不生輕慢，今從僧伽乞解捨置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解捨置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乃至我今如是持。」

僧伽和合白四

世尊告曰：「得解捨置羯磨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此苾芻應從僧伽乞共和合。如是應乞。為前方便，准上應知，乃至合掌作如是說：

「『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為鬪諍初首，遂令僧伽不安樂住，僧伽與我某甲作捨置羯磨。我某甲既被捨置，改悔前非，已從僧伽乞解捨置羯磨，僧伽已與我解捨置羯磨。我某甲今從僧伽乞為和合，願僧伽與我某甲得解捨置，又乞共為和合。是能愍者，願哀愍故。』三說。次一苾芻為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為鬪諍初首，遂令僧伽不安樂住，僧伽已與某甲作捨置羯磨。此某甲既被捨置，改悔前非，已從僧伽乞解捨置羯磨，僧伽已與解捨置羯磨。此某甲今從僧伽乞共和合。若僧伽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共作和合，白如是。』羯磨准白而作，乃至我今如是持。」

僧伽和合長淨

世尊告曰：「僧伽與彼苾芻共和合已，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彼苾芻應從僧伽乞和合褒灑陀，應如是乞，乃至作如是言：

「『大德僧伽聽！由我為首，廣說如前。我某甲先被捨置，已從僧伽乞解捨置羯磨，僧伽已與我某甲作解捨置羯磨。我某甲已從僧伽乞共和合，僧伽已與我某甲共住和合。我某甲今從僧伽乞作和合褒灑陀，願僧伽與我和合褒灑陀。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先被捨置，已從僧伽乞解捨置法。此某甲今從僧伽乞和合褒灑陀。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某甲和合褒灑陀。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而為，乃至我今如是持。

「若僧伽與和合長淨已，彼與僧伽雖非長淨日應為長淨。然諸苾芻眾不應於非長淨日而為長淨，除吉祥長淨——難時長淨和合長淨，名為吉祥。不應長淨為長淨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身嬰病苦，無人瞻視，諸苾芻眾不知遣誰看病。佛言：「若有病者，從僧伽上座乃至小者。」于時舉眾皆往，佛言：「不應一時俱往，應為番次瞻視。既至病所，應借問氣力何似？如其病人困不能語，應問看病者何似？若有違者，其看病人得越法罪。」

若此病者并瞻病人貧無醫藥，佛言：「若病人有親弟子，及依止弟子，或親教、軌範師等，從覓藥直，共為供給。若全無者，可於大眾庫中取藥及藥直瞻侍。若不依者，俱得越法罪(更有廣文，如餘處說)。」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應於病者供給醫藥。』未知何物應堪養病？」佛言：「但除性罪，餘皆供用，令其離苦。」

時有苾芻患瀉痢病，有年少者為看病人，到病者所，申其禮敬；次老者來，病人起禮，既為舉動，遂便委頓。佛言：「不應禮彼有染苾芻，有染苾芻亦不禮他。見彼禮時，皆不應受，違者得越法罪。」

「大德！云何名為有染、無染？」佛言：「染有二種：一者不淨染、二者飲食染(但是糞穢涎唾污身，及大小行來未為洗淨，身嬰垢膩、泥土坌軀，於晨旦時未嚼齒木、正嚼齒木或除糞掃，斯等皆名不淨染也。若食噉時或未漱口，設令漱刷尚有餘津，下至飲水未洗口已來，咸名食染也。帶斯二染未淨其身，若展轉相觸並成不淨，由此言之，觸器令禮招愆何惑？廣如別處也)。」

時六眾苾芻於食噉時，自恃尊大，令他起避，佛言：「不應令起，下至受藥，或復請鹽，皆不應起。令他起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

應須善知年夏次第及坐次第，不依次食，得越法罪。具如大律。」
如世尊說：「勝義洗淨有其三種：一者洗身；二者洗語；三者洗心。云何此中但說不淨污身，教令洗濯？」佛言：「欲令除去臭氣安樂住故。」又復見外道之流懷淨潔慢，令其生信，為欲令彼發深敬心入此法中改邪從正，即如尊者舍利子於憍慢婆羅門處，以洗淨法而攝化之，遂令其人住於初果。見斯利益，佛言：「汝諸苾芻！應可洗淨，如舍利子法，大便時至應持水缾向大便室，既至室已置衣一邊，持土十五塊廁外安之(或此土塊屑之為末，其一一聚如半桃許，安在塼上或於板上近水流處，土須槽盛預安圊所)。仍復更須持土三塊，并拭體物，持其水缾入于廁內，橫居其戶(門須一扇)，旋轉既訖，或以葉籌淨拭下已(廁內應安置缾土處)，次應洗淨。取其三土，可用左手三遍淨洗，即將左腋挾缾，右手排居。還以右手携去，向洗手處蹲踞而坐。老者安枯缾安左腿，以肘壓之取其七土，一一咸須別洗左手，其餘七聚應可用心兩手俱洗。餘有一聚，用洗君持，然後向濯足處。既濯足已，取衣而去(既至房中淨水漱口)。」佛言：「汝諸苾芻！咸須如是為洗淨事。若異斯者，招越法罪。」(斯則金口分明制其淨事，而有自出凡意輒作改張，用筒用槽未成雅中。雖復歸心淨撿，而實難祛穢污。由身子制未被東州，蓋是譯人之疎，固非行者之過)
時六眾苾芻在大小便處，隨其夏次而入廁中。佛言：「此處不應隨夏次第，在前至者，即須先入。其洗手處及洗足處，此即應須隨夏次第。若異此者，得越法罪。亦復不應於其廁處故作停留，得越法罪。(廣如雜事第五卷洗淨威儀經具言)。」
時有苾芻默入廁內，先在廁者，形體露現遂生慚赧，佛言：「欲入廁時，或彈指或謦咳或踏地作聲。若默然入者，得越法罪(由無門扇為此須安)。」
時有苾芻，於花樹果樹下大小便，佛言：「花果樹下勿大小便。如有違者，得越法罪。若在棘刺林下無過。」
時有苾芻既服酥已，為渴所逼，往問醫人。醫人令食菴摩洛迦果(即嶺南餘甘子也，初食之時稍如苦澁，及其飲水美味便生，從事立名號餘甘矣。舊云菴摩勒果者，訛也)。
佛言：「有五種果：一、呵梨得枳(舊云呵梨勒，訛)；二、毘鞞得迦(舊云鞞醯勒者，訛也)；三、菴摩洛迦；四、末栗者(即胡椒也)；五、藦茇利(即蒟醬也，舊云藦茇類也)。此之五果，若時非時，若病、無病，並隨意食。」
如世尊說：「邊方之國，聽皮臥具。」於中方處由鄔波難陀即便遮却，然於俗舍還復開聽。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制於皮處，唯聽其坐，不許臥者，齊何應坐？」佛言：「齊身坐處。」「不許臥者，齊何應臥？」「謂容眠處。」

時六眾苾芻用師子皮以充鞋屬，著往勝軍王營，遂使大象群驚。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不應用上象、上馬、師子、虎豹等皮以為皮屬，得越法罪。此等筋亦不合用。凡為皮履，不[革*雍]前[革*雍]後，不作長靴短靴。著者，得越法罪。」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上象皮不為皮屬。』者，若更有餘鈍象馬皮等，合為屬不？」佛言：「不合。」「此有何因？」「由有鼻牙力故。」「大德！上馬皮不為鞋履者，若有餘駑馬皮合作鞋不？」佛言：「不合。」「此有何因？」「由有驍勇力故。」「大德！師子皮虎豹皮不作鞋屬者，設更有餘如斯等皮，得作鞋屬不？」佛言：「不合，斯亦有爪牙力。」「此等諸皮得作鞋履不？」佛言：「不合(中國本無靴屨，為此但有鞋名)。」

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有獵射人情生敬信，遂將熊皮施與苾芻。苾芻不受，即便白佛，佛言：「獵人敬信誠實難得，宜應為受，安置頭邊，熊皮有力，能令眼明。」時有苾芻眼光無力，往問醫者，醫人答曰：「可用熊皮以為鞋履。」以緣白佛，佛言：「如醫人所說，應用熊皮以充鞋履。若其多重不可得者，下至一重，安餘皮上，以毛向身，隨意應著。」「大德！且如象馬皮是不淨，肉筋牙骨亦不淨耶？」佛言：「此皆不淨。」

如世尊說「令畜水羅」者，苾芻不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若是常用，須絹三尺或二尺、一尺。僧家用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作羅者皆絹須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疎薄元不堪用。有人用惡絹疎紗紵布之流，本無護蟲意也)；二者法缾(陰陽缾是)；三者君持(以絹繫口細繩繫項，沈放水中牽口出半，若全沈口水則不入。待滿引出仍須察蟲，非直君持，但是綽口缾瓦無問大小，以絹縵口將細繩急繫，隨時取水極是省事，更不須放生器，為深要也)；四酌水羅(斯之樣式東夏元無，述如餘處，即小團羅子，雖意況大同，然非本式也)；五衣角羅(取密絹方一揲許，或繫缾口汲水充用，或置椀內濾時須用，非是袈裟角也。此密而且膩，寧堪濾水？但為迷方日久誰當指南？然此等諸羅皆西方見用。大師悲愍為濟含生食肉尚斷，大慈殺生豈當成佛？假令暫出寺外即可持羅，并將細繩及放生罐。若不將者非直見輕佛教，亦何以獎訓門徒？行者思之特宜存護為自他益)。」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五俱盧舍外無水羅向餘村城及餘寺不？」佛言：「不合。如其往彼，若水若羅想無闕者，設無得去。」「大德！頗得無濾水羅涉江河不？」佛言：「不得。可隨時觀用。」「大德！涉河澗時，一觀之後齊幾應用？」「鄔波離！順流而去，得一俱盧舍。有別河水來，更須觀察逆流而去。隨觀隨飲不流之水，亦隨觀隨用。」「大德！已濾之水頗得不觀而飲用不？」佛言：「要須觀察方可飲用。」「大德！不濾之水觀得飲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飲用無犯。」

阿瑜率滿阿尼盧陀以天眼觀水，遂便分明，於其水內覩見中有無量眾生。世尊告曰：「不應以天眼觀水。然有五種淨水合飲：一、謂別人淨；二、謂僧伽淨；三、濾羅淨；四、井淨；五、泉淨。復有明相淨。言別人淨者，謂知彼人是可委信，必定不以蟲水與人。言僧伽淨者，謂知事人存情撿察。言濾羅淨者，布絹密緻不曾蟲過。井泉淨者，未曾憶見此井泉有蟲，雖不觀察飲時無過。言明相淨者，若水或濾不濾，或復生疑，晝日觀已夜隨飲用，齊至明相，悉皆無過。」

時諸苾芻觀水時久遂生勞倦，佛言：「齊六牛車迴轉頃可觀其水，或可取其心淨已來，審諦觀察。若苾芻有蟲水作有蟲想而飲用者，得波逸底迦。有蟲水疑而飲用者，亦得波逸底迦。無蟲有蟲想，得突色訖里多。無蟲起疑者，得突色訖里多。有蟲作無蟲想者，無犯(此說有部，但是疑心，同招本罪)。」

齒木緣起由跋窶末底河側，諸苾芻眾世尊因制遣嚼齒木。時諸苾芻即便在顯露及往還潔淨處嚼，佛言：「有三種事應在屏處：一、大便；二、小便；三、嚼齒木。此皆不應在顯露處。」是時六眾嚼長齒木，佛言：「齒木有三：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齊八指。二內名中。」時諸苾芻嚼齒木了，不知刮舌，仍有口臭，佛言：「應須刮舌，由是我聽作刮舌篦，可用鍮石銅鐵。必其無者，破齒木為兩片，可更互相揩去其利刃，屈而刮舌。凡棄齒木及刮舌篦，咸須水洗謦咳作聲，或復彈指，以為驚覺。於屏穢處，方可棄之。必其少水，於塵土內揩磔而棄。若異此者，招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違惱眾教白四

爾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具壽闡陀犯眾多罪不如法說悔，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住故告言：『具壽！汝既犯罪，應如法說悔。』闡陀答言：『仁自犯罪，應如法悔。何以故？仁等皆是種種族種種家生，由我世尊證大覺故。仁等皆來共相依止，而為出家。』故作是語，違惱眾教。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汝諸苾芻！應作羯磨訶彼闡陀。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悉皆准此。作前方便已，為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闡陀自身犯罪，不如法說悔。諸苾芻眾欲令利益安樂住故，如法諫時，違拒眾教。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訶責苾芻闡陀違拒眾教。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闡陀自身犯罪，不如法說悔。諸苾芻眾欲令利益安樂住故，如法諫時，違拒眾教。僧伽今訶責苾芻闡陀違拒眾教。若諸具壽聽訶責苾芻闡陀違拒眾教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訶責苾芻闡陀違拒眾教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作羯磨訶責已，彼闡陀便生是念：「由我過失，共彼諸人言相酬答，如有頌曰：

「『諸有智慧人，　善護四種語，
觀彼山林鳥，　能言被籠繫。』」

作是語已，默無言說。後於異時復更犯罪，諸苾芻告言：「具壽！汝既犯罪，應如法說悔。」彼便無言，默然相惱。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作白四羯磨訶彼闡陀默然相惱。作前方便已，為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闡陀自身犯罪，不如法說悔。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住故，告言：「具壽！汝既犯罪，應如法說悔。」彼便無言，默然相惱。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訶責苾芻闡陀默然相惱。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時諸苾芻為彼闡陀作訶責羯磨已，復還造罪。諸苾芻眾同前告語時，彼闡陀或言或默，而相惱亂。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此闡陀違惱眾教，得波逸底迦。若違別人，得惡作罪。」

覆鉢單白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有栗姑毘 善賢，為惡知識所誑惑故，謗實力子犯波羅市迦。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為善賢作覆鉢羯磨，餘亦同爾。敷座席乃至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准上應知。

「『大德僧伽聽！彼善賢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清淨苾芻實力子。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

仰鉢單白

時諸苾芻為彼善賢作覆鉢羯磨已，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自今已後不往其家，乃至不為說法。」時此善賢聞是語已，心生慚恥，往詣佛所，禮佛雙足，白言：「世尊！由惡友故，教我作如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身與我妻共行非法，犯波羅市迦。』惡友所教非我本意。」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毀謗非自本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餘准此作。敷座席、鳴犍稚，乃至教彼善賢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我作覆鉢羯磨。我善賢今從僧伽乞作仰鉢羯磨，唯願大德僧伽與我善賢作仰鉢羯磨。是能慜者，願哀慜故。』如是三說。乃至令彼在耳不聞處合掌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大德僧伽聽！彼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彼善賢作覆鉢羯磨。彼善賢今從僧伽乞仰鉢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彼善賢作仰鉢羯磨。白如是。』」佛言：「汝諸苾芻，為彼善賢作仰鉢羯磨已，得往其舍受食，乃至并為說法，悉皆無犯。」

諫麁惡語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時有苾芻犯眾多罪，親友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告言：『具壽！汝所犯罪應如法悔。』彼便答言：『有追悔者我自當知。』又作是語：『諸具壽！莫向我說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苾芻不知云何。白佛。」佛言：「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不捨，諸苾芻即便白佛，佛言：「作白四羯磨諫。鳴犍稚作前方便：『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作眾多罪，諸苾芻於佛所說戒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惡性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大德！莫向我說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諫我、莫論說我。」諸苾芻為作別諫之時，堅執不捨。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此苾芻某甲惡性不受諫語。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作眾多罪，諸苾芻於佛所說戒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大德！莫向我說少許

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諫我、莫論說我。」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不捨，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此苾芻某甲惡性不受諫語。若諸具壽聽諫此苾芻某甲惡性不受語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結文准知。」

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諫。時此苾芻如前所說，堅執不捨。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此苾芻得罪，如上應知。」

諫說欲嗔癡怖白四

苾芻闡陀，眾作法諫時，謗云：「僧伽有欲嗔癡。」「眾應作訶止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闡陀苾芻，僧伽與作如法諫時，作如是語：「僧伽有欲嗔癡。」僧伽今訶止闡陀：「汝不應如是作非法語。」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訶止闡陀苾芻作非法語。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作癲狂白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西羯多苾芻患癲狂病，發動無恒，於褒灑陀時及餘羯磨乃至隨意，或來不來。時諸苾芻將為別住秉法不成。」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與西羯多苾芻作癲狂法。若不作者，便成別住。若更有餘如是流類，皆應准此，應如是與。敷座席、鳴揵稚，言白既周，令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西羯多患癲狂病，發動無恒，於褒灑陀及餘羯磨乃至隨意，或來不來，令諸苾芻將為別住。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西羯多苾芻作癲狂法。去住不遮不妨法事。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西羯多患癲狂病，發動無恒，於褒灑陀及餘羯磨乃至隨意，或來不來，令諸苾芻將為別住。僧伽今與西羯多作癲狂法，去住不遮不妨法事。若諸具壽聽與西羯多癲狂法，去住不遮不妨法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與西羯多作癲狂法，去住不遮不妨法事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僧伽與西羯多苾芻作癲狂法竟，若作褒灑陀、一切羯磨乃至隨意，悉皆得作，勿致疑惑。」

與不癡白四

又西羯多苾芻癲狂亂意，痛惱所纏，言行多違失沙門法，作不淨事，口流涎唾精轉瞼翻，狀同眠睡，他不見欺妄言欺我。彼於異時便得本心，諸苾芻眾以前惡事而詰責之。諸苾芻眾即以此緣，乃至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與西羯多苾芻作不癡毘奈耶，若更有餘，如前應作。乃至作如是說：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西羯多癲狂心亂痛惱所纏，言行多違失沙門法，作不淨事，口流涎唾精轉瞼翻，狀同眠睡，他不見欺妄言欺

我。我於後時便得本心，諸苾芻眾以前惡事而詰於我。我西羯多今從僧伽乞不癡毘奈耶。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西羯多癲狂心亂痛惱所逼，但有言行並多違犯，沙門軌式不能遵奉，口流涎唾精轉瞼翻，他不見欺妄言欺我。此西羯多得本心已，今從僧伽乞不癡毘奈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西羯多苾芻不癡毘奈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乃至我今如是持。」

與求罪性白四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訶悉多(譯之為手)苾芻於大眾中生輕慢心，既犯罪已，不臣其罪。諸苾芻詰亦復不臣。」即以此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應與訶悉多苾芻求罪自性毘奈耶，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作前方便，准上應知。次一苾芻為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訶悉多苾芻於大眾中生輕慢心，有罪不臣，諸苾芻詰復還拒諱。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訶悉多苾芻求罪自性毘奈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作，乃至我今如是持。」

佛言：「汝諸苾芻！與彼求罪自性竟，所有行法我今當說。不得與他出家，不得授他近圓，不得作依止，不得畜求寂，不應差作教授尼人，設先差應捨，不詰苾芻令他憶念破戒見威儀正命，不為長淨，不為隨意，不為單白白二乃至白四羯磨，亦不說戒。若無說戒者，應說戒。此與求罪苾芻。如我所說，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與憶念白四

具壽實力子被善友苾芻尼將不實事而謗，時諸苾芻以事詰責，被詰責時遂便羞媿。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應與實力子作憶念毘奈耶，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敷座席，乃至蹲踞合掌作如是說：

「『大德僧伽聽！我實力子被善友苾芻尼以不實事謗，諸苾芻以事詰我，我被詰時遂便羞愧。我某甲今從僧伽乞憶念毘奈耶，願大德僧伽與我憶念毘奈耶。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實力子被善友苾芻尼以不實事謗，情生羞恥。此實力子今從僧伽乞憶念毘柰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實力子憶念毘柰耶。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實力子被善友苾芻尼以不實事謗，情生羞恥。此實力子今從僧伽乞憶念毘柰耶，僧伽今與實力子憶念毘柰耶。若諸具壽聽與實力子憶念毘柰耶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

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實力子憶念毘柰耶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簡平正人白二

「若斷諍時大眾不能平殄者，應簡眾中有德平正者，若十二十上座某甲等，為其殄諍，如是應作：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比有諍事不能除殄，僧伽今欲於此眾中簡取平正上座若干人，為其殄諍望速止息。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欲於此眾中簡取上座若干人，為其殄諍望速止息。白如是。』羯磨准白成。既作羯磨，若此等人雖為殄除，尚不止息者，可於此中更重簡平正上座，如是應作。」

重簡人白二

「『大德僧伽聽！今僧伽有諍事起，雖於眾中簡平正人望得除殄，然猶不息。僧伽今於此中更復重簡殄諍之人，別向餘處為其銷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於眾中更復重簡殄諍人，別向餘處為其銷殄。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傳付諍人白二

「若於此眾中諍猶不息者，應將此諍人向餘眾內，如法除殄。如是應作：

「『大德僧伽聽！今此眾中有諍事起，多時不能殄息。為殄息故，今僧伽欲將此苾芻某甲鬪諍人付彼某甲眾內，令其除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欲將此苾芻某甲鬪諍人付彼某甲眾內，令其除殄。白如是。』羯磨准白成。若諍事既久不能除滅，共相朋黨者應作法籌大眾中行，如是應白：

「『大德僧伽聽！今此眾中有諍事起，久不殄息，僧伽今為殄息故，欲行法籌。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行法籌。白如是。』羯磨准白成。雖作羯磨行法籌已，其諍猶不止息，共相朋黨者滅諍之法，如大律明。」

結淨廚白二

佛言：「汝等苾芻應結淨廚。」時諸苾芻不知云何結淨廚，復有幾種。佛言：「總有五種淨廚。云何為五？一、生心作；二、共印持；三、如牛臥；四、故廢處；五、秉法作。(此皆遍藍通結，或可別結一邊)言生心作者，如一營作苾芻或是俗人，初造房宇定基石時生如是心：『今於此住處當為僧伽作淨廚。』言共印持者，如撿校營作苾芻創起基石，將欲興功，告共住諸苾芻曰：『諸具壽！仁可共知，於此住處當為僧伽作淨廚。』言如牛臥者，謂是房門無其定准，撩亂而住。言故廢處者，謂空廢處(此二中方多不見用，餘之三法在處恒行，或總結寺坊，或偏規一處，皆無妨也。且如那爛陀寺，則總結為廚。遠問北方有局結者，此乃隨樂者意，咸俱聽許，廣如別處矣)。言眾結作者，謂是

大眾共許秉白二羯磨，應如是結定其處所，無妨難處，盡其界內并外勢分一尋，將作淨厨。僧伽同許者，即於此處，敷座席鳴揵稚，乃至令一苾芻應為羯磨：『大德僧伽聽！今於此住處修營總了，盡其界內并外勢分一尋結作淨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於此住處修營總了盡其界內并外勢分一尋結作淨厨。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今於此住處修營總了，盡其界內并外勢分一尋結作淨厨。僧伽今於此住處修營總了，盡其界內并外勢分一尋結作淨厨。若諸具壽聽於此住處修營總了，盡其界內并外勢分一尋結作淨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住處修營總了，盡其界內并外勢分一尋結作淨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僧伽共結作淨厨已，即於此住處得兩種利樂：一、界外貯得界內煮；二、界內貯得界外煮，並皆無過。若創造寺初絣繩時，於寺四方應置塼石以為定處。當時如其有力廣為羯磨，或時大眾作如是言：『此寺坊處并外勢分將作淨厨，我今守持。』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即成作淨。」

時有師子苾芻，欲食沙糖，佛言：「時與非時、若病不病，並皆隨食(然而西國造沙糖時皆安米屑，如造石蜜安乳及油。佛許非時開其噉食，為防麁相長道資身。南海諸洲煎樹汁酒而作糖團，非時總食，准斯道理。東夏飴糖，縱在非時亦應得食。何者？甘蔗時藥、汁則非時；米麴雖曰在時，飴團何廢過午？詳撿雖有此理，行不各任己情，稠濁香湯定非開限，蜜煎薯蕷確在遮條)。」

如世尊說：「汝等苾芻應持割截衣。」時有苾芻得重大毛毯，遂持刀針往晝日住處欲為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言：「汝作何事耶？」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有五種衣不應割截：一、高襵婆(毯類也)；二、厚被帔(以毛織成)；三、麁重厚緂；四、雀眼疎布(西國諸人不披百納)；五、謂物少截而不足，斯等五物我今聽許諸苾芻等帖葉而持。於此五中除其第五，更以厚褥為第五，便是五種皆不可截(有以臥具為三衣者，雖曰深思，誠為臆斷。律云：臥具乃是眠褥，如何割截？用作三衣，不合截打。此文明顯，恐懷先惑，聊復註文)。」

如世尊說：「汝等苾芻不應於僧伽臥具不安襯替而為受用。」時六眾苾芻或以垢膩疎薄破碎之類，用襯僧伽臥具。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薜舍離而行乞食，以具壽阿難陀為侍者。世尊便見一人脊背皆黑，遂命阿難陀曰：「汝見此人脊背黑不？」阿難陀言：「見。」佛言：「此人往昔於迦攝波如來正教中出家，遂以隨宜惡物用襯僧伽臥具。由彼昔時黑業惡報墮於地獄，又五百生中常招黑背。由此過患，是故苾芻不應以其疎薄破碎垢膩之物襯僧伽臥具。若是厚物應可一重，必其故薄兩重方用。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以雜彩物作尼師但那守持，長留縷繢。時婆羅門及諸俗侶便生譏笑。佛言：「凡為臥具，應作兩重染令壞色，或青(極好深青，律文不許，隨時污色，事在開聽)、或泥(廣律解泥，謂是赤土赤石，或即是泥，然而不許純烏泥皂，斯乃外道之衣)、或乾陀色(梵云袈裟野，譯為赤色)，於第三分，必須截斷縫刺為葉，四邊帖緣(臥具元開本用襯替氈席，恐有霑污，所以長乃過身闊如小席，肘量之數備在廣文。元意為斯非關禮拜，是非廣述備在餘文)。」如世尊說有八種利。何謂為八？一、界所得利；二、立制所得利；三、依止所得利；四、安居所得利；五、僧伽所得利；六、苾芻所得利；七、對面所得利；八、定處所得利。

言界所得利者，謂於一界有其定局，或於二界、或於多界，隨其處別所獲利養，各依界分舊住者共分。

言立制所得利者，謂諸苾芻或是隨黨或非隨黨，共作制要然後安居，於某處村坊街衢之內，某家屬我某舍屬汝。若得物時依制而受，廣如大律。(此言隨黨者，謂是隨順提婆達多所有伴屬。言非隨黨者，即是佛弟子。此乃由其住處，則令物隨處判。處中既非兩處，故遣兩眾均分。現今西方在處，皆有天授種族出家之流，所有軌儀多同佛法，至如五道輪迴、生天解脫，所習三藏亦有大同。無大寺舍，居村塢間乞食自居，多修淨行，胡蘆為鉢，衣但二巾，色類桑皴，不飡乳酪，多在那爛陀寺雜聽諸典。曾問之曰：「汝之軌式，多似大師，有僻邪處，復同天授，豈非天授之種胄乎？」彼便答曰：「我之所祖實非天授。」此即恐人嫌棄，拒諱不臣耳！此雖多似佛法，若行聚集，則聖制分途，各自為行，別呈供養。豈況諸餘外道計斷計常，妄執自然，虛陳得一，食時雜坐，流俗無分。踵舊之徒，用為通鑒，更相染觸，涇渭同波，高尚之賓，須察茲濫，殊行各席，深是其宜。)

言依止所得利者，謂依止男女及半宅迦而為安居，依此得利者是。

言安居所得利者，謂於此夏安居所獲利物，隨施主處分。

僧伽所得利者，謂是決定然無分局，此物施主將來決定施與僧伽，就中不為分別：此與夏安居人、此與現前人、此物應問施主。

苾芻所得利者，謂是決定而作分局，於此房院住者，便受其利。

對面所得利者，謂是對面所獲利物。

定處所得利者，謂是大師一代行化之處，總有八所，此則名為八大制底：一、佛生處，在劫比羅伐窣覩城嵐毘尼林。二、成佛處，在摩揭陀法阿蘭若菩提樹下金剛座上。三、轉法輪處，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四、涅槃處，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五、在王舍城鷲峯山竹林園內。六、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七、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八、從天下處，在平林聚落。初之四處名為定處，後之四處名不定處。若有施物擬施生處，其物唯於生處供養，不應移轉。若無力能送，三中隨一而為供養，餘之三處類此應知，餘四制底與此不同。

守持亡人物單白
時具壽鄔波難陀身亡之後，所有資具價直三億金錢，六大都城苾芻皆集咸言：「我亦合得此物。」諸苾芻眾不知云何，以事白佛。佛言：「若苾芻及五時者應與。云何為五？一、打揵稚時來集會者應與其分；二、誦三啟時來；三、禮制底時來；四、行籌時來；五、作白時來。此皆與分。應如是作。敷座席、鳴犍稚，眾既集已，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欲作白時，當問看病人及同住者：『此人不曾負他債物？或復餘人負其債不？』處分已作白：
「『大德僧伽聽！苾芻鄔波難陀於此命過，所有現及非現衣貲雜物，今作守持。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於亡苾芻鄔波難陀所有現及非現衣貲雜物共作守持。白如是。』作單白法已，現於界內所有苾芻合得其物。若不作法，但是世尊聲聞弟子現住贍部洲中或餘住處悉皆有分，此謂分亡苾芻物法式。又復應知，若逢事鬧眾難集者，開作初後法，應將十錢五錢於上座頭及最小者與之，即為定記。」
舉置亡人資具單白
「若在夏中有難緣者，應差一苾芻作掌亡苾芻衣物。人眾既集已，先應問言：『汝某甲能為僧伽作掌亡苾芻衣物人不？』彼答言：『能。』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為僧伽作掌亡苾芻衣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掌亡苾芻衣物人。白如是。』」
如世尊說：「不和羯磨、和合羯磨。云何不和羯磨？謂諸苾芻同一界內作羯磨時，眾不盡集合，與欲者不與欲，雖皆總集，應訶者訶而不止，強為羯磨，如是名為不和羯磨。云何和合羯磨？謂諸苾芻同一界內，作羯磨時，皆來共集合，與欲者與欲、應訶者訶，訶時便止，如是名為和合羯磨。」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有幾種人言不齒錄，訶不成訶？」佛言：「有十二種人。云何十二？一、無慚；二、有瑕隙；三、愚；四、癡；五、不分明；六、言不善巧；七界外住；八、被捨棄；九、言無次緒；十、捨威儀；十一、失本性；十二、授學人。(廣如尼陀那目得迦中具解)」
「大德！有幾種人言堪齒錄訶乃成訶？」佛言：「有四種人。云何為四？一、住本性；二、在界內；三、不捨威儀；四、言有次緒。」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爾時給孤獨長者於逝多林施多衣物已，告諸大眾曰：「但是世尊弟子，於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得圓滿者，應合禮敬尊重供養，無上福田堪銷物利者，於我施物隨意受之。」時漏盡人咸作是說：「我復何能為此衣故自顯其身？」是時學人復作斯念：「我輩有餘輕結未盡，於斯施物理不合受。」異生之流亦為此說：「我輩咸為具縛所拘，誠簡希望。」竟無一人受此衣物。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豈非汝等作如是念：『為求解脫來至我所，修淨行耶？』」「唯然，大德！」佛言：「我今聽許，諸有發心求涅槃人，來詣我所修淨行者，所著衣服價直百千兩金，所住房舍價直五百，所噉飲食六味具足，此等供養悉皆銷受。汝諸苾芻！須知有五種受用：一者為主受用；二者父母財受用；三者聽許受用；四者負債受用；五者盜賊受用。阿羅漢者是主受用；諸有學人是父母財受用；淳善異生常修定誦，不破戒人是聽許受用；懶惰懈怠之流是負債受用；諸破戒人是盜賊受用。我元不許破戒苾芻合得受用一掬之食，亦復不許以一足跟蹈寺中地，由是我今聽諸苾芻，若得施物，大眾應分。」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若諸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已出，於三衣中，隨離一衣異界而住，除得眾法，得泥薩祇波逸底迦罪。』者，大德！道行苾芻未知齊何是衣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門所種七菴沒羅樹，一樹相去七尋，花果茂盛，中間總有四十九尋，是行苾芻衣勢分量。」「大德！若住苾芻衣之勢分，復齊幾何？」佛言：「周圍但齊一尋，若坐若立及以臥時，皆至一尋。」「大德！且如苾芻在於兩界中間而臥，衣齊幾何？」佛言：「乃至衣之一角未離身來，名不離衣。」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僧伽胝衣條數有幾？」佛言：「有九。何謂為九？謂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其僧伽胝衣初之三品，其中壇隔兩長一短，如是應持。次之三品三長一短，後之三品四長一短，過是條外便成破納。」「大德！復有幾種僧伽胝衣？」佛言：「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竪三肘、橫五肘；下者竪二肘半、橫四肘半；二內名中。」「大德！嗢呾羅僧伽胝衣條數有幾？」佛言：「但有七條，壇隔兩長一短。」「大德！七條復有幾種？」佛言：「有其三品：謂上、中、下。上者三肘，下各減半肘，二內名中。」「大德！安呾婆娑衣條數有幾？」佛言：「但有五條，一

長、一短。」「大德！此有幾種？」佛言：「有三：謂上、中、下。上者三五肘，中下同前(僧伽胝者譯為重複衣，嗢呾羅僧伽者譯為上衣，安呾婆娑者譯為內衣。西國三衣並皆刺葉令合，唯獨東夏開而不縫，詳觀律撿實無開法。長作條絢角垂臂外，露現胸臆曾不掩肩，斯則正是；遮條著脫誰代當過？行之日久卒諫罕從，至如施絢著紐被服軌儀，廣如餘處)。」

佛言：「安呾婆娑復有二種。何謂為二？一者竪二肘、橫五肘。二者竪二、橫四。此謂守持衣最後之量，此最下衣量限蓋三輪(上但蓋齊，下掩雙膝。若肘長者則與此相當，如臂短者不及于膝，宜依肘長為准)。若衣方圓滿一肘者，即是分別衣中極少之量，如不守持分別，俱犯捨墮。如其寬中不滿、長中過者，此即不勞分別，直爾持畜。」

「若苾芻或苾芻尼，若衣若鉢，若網絡銅盞腰絛，隨是一一沙門資身之具犯捨墮者，此中長鉢應可捨與僧伽。應如是捨，先可差行鉢苾芻，若不具五法即不應差，設令差者應捨。何者為五？謂愛、恚、怖、癡、行與不行不能辯了。若異此者是則應差。始從敷座，乃至問：『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應先作白，方為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能與僧伽作行有犯鉢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為行有犯鉢人。白如是。』羯磨准白成。」

佛言：「行有犯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其行鉢苾芻，眾和合時，應為告白：『諸大德！明日我為僧伽行有犯鉢，諸具壽各各盡須持鉢來集。』至明日已，僧伽盡集，時彼苾芻持有犯鉢上座前立，讚美其鉢，白上座曰：『此鉢光淨圓滿堪用，須者應取。』若上座取者，即持上座鉢行與第二上座，如是展轉，乃至行終。如上座不須此鉢，應與第二上座。正與第二上座時，其第一上座方更索者，第一、第二索時亦不須與，三索方與。僧伽上座犯惡作罪，應須說悔。如是乃至最下座三索方與，准上座應知，應須說悔。如是行時至於行末，所得之鉢宜應授與犯捨苾芻，報言：『此鉢不合守持，亦不應棄，徐徐受用，乃至破來常須護持。』行有犯鉢苾芻不依行者，得越法罪。」佛告諸苾芻：「持有犯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行乞食時以有犯鉢盛好囊中，其守持者，置之餘岱。若得精好飲食安有犯鉢，麁者置守持器中。其有犯鉢置在一邊，其守持器常可用食。若洗、若曝、若薰，或時涉路，斯有犯鉢皆好安置，乃至其破。若此苾芻持有犯鉢所有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中且論捨鉢之法，若更有餘長衣等事，應對分明知法之人捨此犯物，應如是說：『此是我物犯泥薩祇，捨與具壽，應隨意用。』犯捨苾芻可為間隔，此言間者，謂是經一明相，或經二明相，應持此物還彼苾芻告言：『具壽！可隨意用。』次彼苾芻所有泥薩祇波逸

底迦，及不敬教波逸底迦，諸有方便突色訖里多，對一苾芻如法說罪，應如是說：
「『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泥薩祇波逸底迦，及不敬教波逸底迦，諸有方便突色訖里多。我今對具壽前說露其罪，我不覆藏。由發露說罪故得安樂，不發露說罪不安樂。』問言：『汝見罪不？』答言：『見。』『將來諸戒能善護不？』答言：『甚善護。』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末後應言：『奧篣迦。』答曰：『娑度。』
「次後苾芻應於其物，或守持分別或捨施人，勿起疑惑。如於此物不為間隔，設得餘物，咸同捨罪。若苾芻及苾芻尼、若鉢若衣，犯泥薩祇波逸底迦。此衣不捨、不為間隔、罪不說悔，得餘物時，咸得捨罪，由前犯物染續生故。若衣已捨、復為間隔、罪已說悔，得所餘物悉得無犯。」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苾芻應畜十三資具衣。』者，當云何畜？」佛言：「應須一一牒名守持。何謂十三？一、僧伽胝(譯為重複衣)。二、嗢呾囉僧伽(譯為上衣)。三、安呾婆娑(譯為下衣。此之三服皆名支伐羅，北方速利諸人多名法衣為袈裟，乃是赤色之義，非律文典語。中方皆云支伐羅)。四、尼師但娜(臥敷具也)。五、泥伐散娜(裙也)。六、副泥伐散娜(副裙)。七、僧脚欹迦(即是掩腋衣也。古名覆髆，長蓋右臂，定匪真儀，向使掩右腋而交搭左臂，即是全同佛製。又復流派自久漫造祇支，繁費雖多未聞折中，既違聖撿自可思愆，雖復目擊明文，仍恐未能除改，改謂改其覆髆，除乃除却祇支耳！廣如別處)。八、副僧脚欹迦(副掩腋衣)。九、迦耶褒折娜(拭身巾也)。十、木佉褒折娜(拭面巾)。十一、雞舍鉢喇底揭喇呵(剃髮衣謂披著剃髮)。十二、建豆鉢喇底車憚娜(遮瘡疥衣)。十三、鞞殺社鉢利色加羅(藥資具衣也)。」
攝頌曰：
三衣并臥具、　裙二帔有兩、
身面巾剃髮、　遮瘡藥直衣。
「斯等諸衣，應如三衣牒名守持，應云：『此臥敷具，我今守持，已作成衣，是所受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餘皆准作。」
「大德！此十三資具衣外有餘長衣，此欲如何？」佛言：「十三衣外自餘長衣，應於二師及餘尊類而作委寄，應持其物對餘苾芻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某甲有此長衣，未為分別，是合分別(舊云說淨者，取意也)。我今於具壽前而作分別，以鄔波馱耶作委寄者，我今持之。』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此中但云於其二師而為委寄。意道彼師之衣，表其離著，無屬己之累，然亦不須請為施主。律文但遣遙指即休，不合報知，其人若死餘處任情，但有如此一途分別衣法，更無展轉真實之事。設有餘文，故非斯部之教。凡言委寄者，欲明其人是可委付)。」

佛告鄔波離：「於障難時有其六事，心念得成：一、謂守持三衣；二、捨三衣；三、分別長衣；四、捨別請；五、作長淨；六、作隨意。」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不割截衣，頗得守持不？」佛言：「不合。必有他緣，此亦合得。」「大德！不割截衣頗得著用入村城不？」佛言：「不合。必有他緣，此便合得。」「大德！不割截衣頗得著入外道出家人舍不？」佛言：「不合。必若其人出向外者亦得。」「大德！不割截衣如何守持？」佛言：「如是守持，應云：『我某甲有此衣財，我今守持，是我所望，當為七條壇隔兩長一短，必無別緣，我當浣染割截縫刺，是所受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五條准此(若有白絹白布，擬作下二衣，緣中迫促未暇為者，縱令白色衣段亦得守持。若其染色漫條灼然是合。又在壇場內守持衣時，可就身上捉衣，此亦無過。文能誦得者善，書紙讀之亦得。又復求寂之徒，漫條是服，而有輒披五條，深為罪濫。神州之地久扇斯風，此成非法勿令披著)。」

下明略教法

爾時佛在拘尸那城壯士生地娑羅雙樹間，臨欲涅槃，告諸苾芻曰：「我先為汝等廣已開闡毘奈耶教而未略說，汝等今時宜聽略教(梵云僧泣多毘奈耶)。且如有事，我於先來非許非遮。若於此事順不清淨、違清淨者，此是不淨，即不應行。若事順清淨、違不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順行。」

問：「何意世尊將圓寂時，說斯略教？」答：「大師滅後，乃至聖教未沒已來，無令外道作斯譏議：『世尊既是具一切智，世間有事不開不遮，諸弟子輩欲如何行？』為遮斯難，遠察未來利益故制。又復欲令聲聞弟子，於事無礙得安樂住，是故須說。」

「如世尊說：『若事順不淨違淨，有順淨違不淨，應行不行。』者，未審此言有何義意？」答：「若有事物，佛先非許非遮，今時若作俗生譏論者，此是不淨，即不應行。何者是耶？且如聖方諸處，時人貴賤皆噉檳榔藤葉白灰香物相雜以為美味。此若苾芻為病因緣、冀除口氣、醫人所說，食者非過。若為染口赤脣，即成不合。又如赤土染衣亦是先來非遮非許，今時著用同外道服，生俗謗說，此即合遮，理不應用(東夏黃衣，事同於此)。又如有事亦非許非遮，今時受用人無譏說，用之無犯。即如腰條佛說三種，餘非許遮。此外諸帶用繫腰時，人無見恥，此亦無過。又如佛說染物八大色，許用三種，謂青泥、赤色、青泥，如事可識。赤者，謂是菩提樹皮，然餘染色根葉花果，非許非遮。今見有人將餘赤皮乾陀等類，及以龍花充染色，時人無譏議，用之非咎，皆是清淨(佛唯開匙，元不說箸。今時用者，是略教開。然堂上高床加趺坐食，此乃咸非略教所許。但行之既久，固是難言)。又如佛說：『有三種物可用洗手：一、是鹹

鹵土；二、是乾牛糞；三、是澡豆。』此是開聽。如夜合樹、花木、串皂莢、澡豆之類，咸堪洗沐。既非遮許，無毒無蟲，用之非過。諸如此類，思察應行。」(其《五分律》於食法中有說略教，舊來諸人不名為略教，亦未閑深旨，然文與此殊近者，親檢《五分》梵本與此《有部》一無別處，但為前代譯有參差，致使其文有異。冀後之學者，極須諦察審觀教意，不得雷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總有幾法能攝毘柰耶？」佛言：「大略言之，有其三法。云何為三？謂單白、白二、白四。若廣說者，有百一羯磨。」「大德！百一羯磨中單白、白二、白四，數各有幾？」佛言：「單白羯磨有二十二，白二羯磨有四十七，白四羯磨有三十二。言單白二十二羯磨，其事云何？一、謂差屏教人白；　二、問障法白；　三、褒灑陀白；　四、褒灑陀時一切僧伽皆有罪白；　五、褒灑陀時一切僧伽於罪有疑白；　六、隨意時白；　七、作隨意時一切僧伽皆有罪白；　八、作隨意時一切僧伽於罪有疑白；　九、作隨意時眾中諍罪白；　十、作隨意時眾中決定罪白；　十一、僧伽夏安居日白；　十二、守持亡衣物白；　十三、守持掌亡苾芻資具人白；　十四、出羯恥那白；　十五、說他麁罪白；　十六、與具壽實力子衣白；　十七、對面輕毀白；　十八、假託輕毀白；　十九、與作學法白；　二十、於學家與作捨學法白；　二十一、覆鉢白；　二十二、仰鉢白。

「白二羯磨四十七者，其事云何？一、結小界壇白二；　二、結大界白二；　三、結不失衣界白二；　四、褒灑陀時不能來白二；　五、癲狂白二；　六：差作隨意人白二；　七、差分臥具人白二；　八、結淨廚白二；　九、處分衣物將作羯恥那衣白二；　十、張羯恥那衣人白二；　十一、付羯恥那衣人白二(下是總差十二種人所有白二羯磨)；　十二、差分房人白二；　十三、分飯人白二；　十四、分粥人白二；　十五、分餅果人白二；　十六、分諸有雜物人白二；　十七、藏器物人白二；十八、藏衣人白二；　十九、分衣人白二；　二十、藏雨衣人白二；　二十一、分雨衣人白二；　二十二、雜驅使人白二；　二十三、看撿房舍人白二；　二十四、簡平正人白二；　二十五、重簡人白二；　二十六、傳付諍人白二；　二十七、行法籌白二；　二十八、觀造小房地白二；　二十九、觀造大寺地白二；　三十、令苾芻詰事白二；　三十一、不離僧伽胝衣白二；　三十二、與營作苾芻臥具白二；　三十三、行有犯鉢白二；　三十四、告諸俗舍白二；　三十五、苾芻尼作不禮白二；　三十六、教授苾芻尼白二；　三十七、觀行險林白二；　三十八、畜門徒白二；　三十九、畜無限門徒白二；　四十、畜杖白二；　四十一、網絡白二；　四十二、於五年中同利養別長淨白

二；　四十三、與式叉摩拏二年學六法隨法白二；　四十四、作淨行本白二；　四十五、與笈多共兒同室宿白二；　四十六、許苾芻尼與俗親往還白二；　四十七、受日出界外白二。
「白四羯磨有三十二者，其事云何？一、受近圓白四；　二、與外道四月共住白四；　三、解大小界白四；　四、僧伽先破今和合白四；　五、僧伽和合長淨白四；　六、諫破僧伽白四；　七、諫助破僧伽白四；　八、諫欲瞋癡怖人白四；　九、諫麁惡語白四；　十、作令怖白四；　十一、折伏白四；　十二、驅擯白四；　十三、求謝白四；　十四、遮不見罪白四；　十五、不誨罪捨置白四；　十六、不捨惡見捨置白四；　十七、與遍住白四；　十八、復本遍住白四；　十九、重收復本遍住白四；　二十、意喜白四；　二十一、出罪白四；　二十二、與憶念調伏白四；　二十三、與不癡調伏白四；　二十四、與求罪性白四；　二十五、驅擯求寂白四；　二十六、收攝白四；　二十七、諫隨遮苾芻尼白四；　二十八、諫與苾芻尼雜住白四；　二十九、諫遮別住白四；　三十、犯波羅市迦人授其學法白四；　三十一、違惱眾教白四；　三十二、默惱眾教白四。」
復次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且如百一羯磨中幾有欲？幾無欲？」佛言：「鄔波離！咸皆有欲，唯除結界。」
「大德！百一羯磨中幾是四眾所作？幾是五眾所作？幾是十眾所作？幾是二十眾所作？」世尊告曰：「限四十眾為苾芻尼作，出違八敬法。二十眾，謂是苾芻出罪。十眾者，謂受近圓。五眾者，謂邊方近圓及隨意事。四眾者，謂作所餘事。」
「大德！所言羯磨者，其義何也？」佛言：「所由之事，謂即是因為彼作法，名為羯磨。」「大德！仍於此言未了其義。」佛言：「如為其事而作羯磨，此是因具以言秉白為羯磨。」
「大德！言令怖羯磨者，其義何也？」佛言：「此是羯磨准事立名，然此苾芻好為鬪諍，與作令怖羯磨者，意欲令彼怖懼更不造惡，故此名為令怖羯磨，於諸羯磨准此應知。」
「大德！言毘柰耶者，以何為體？云何為所緣？云何為依處？云何為因具？云何為生起？云何為自性？云何為果報？如是七要願為宣說。」佛告鄔波離：「文字經卷以之為體，如說修行為所緣事，身語意業以為所依，所秉羯磨以為因具，說悔罪犯名為生起，所有諸罪以為自性，生天解脫以為果報。」
佛告鄔波離：「是為百一羯磨，若秉法住世，即知佛法未滅世間。」
爾時鄔波離及諸大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攝頌曰：

屏問對眾問，　長淨識罪疑，
隨意識罪疑，　諍罪及決定。
安居持死衣，　持立出羯恥，
謗他罪與衣，　及二輕毀事。
仰鉢亦單白，　授學法及捨，
覆鉢為單白，　二十二應知。
右是單白攝頌了。
結壇場大界，　不失衣長淨，
隨意分臥具，　五種結淨厨，
處分羯恥那，　差張衣付衣，
下有十二人，　皆是分物者。
房飯粥餅果，　雜物藏器衣，
藏雨衣分衣，　雜使看房舍，
簡重簡傳付，　行籌觀小房，
大事詰事人，　不離與敷具。
行鉢告諸俗，　尼不禮教授，
觀險畜門徒，　無限畜杖絡。
五年同利養，　與式叉本法，
開許笈多尼，　共兒同室宿。
尼得往俗家，　受日出界外，
白二四十七，　皆准白可知。
右是白二攝頌了。
受近圓共住，　解界先破和，
長淨諫破僧，　并諫助伴類，
諫欲瞋癡人，　麁惡語令怖，
折伏擯求謝，　不見悔捨遮。
遍住復本重，　意喜并出罪，
與憶念不癡，　求罪擯求寂，
收攝諫隨遮，　雜住并別住，
授學兼違教，　默惱三十二。
右是白四攝頌了。

右此羯磨言百一者，蓋是舉其大數，於大律中撿，有多少不同，乃是以類相收，無違妨也。又復聖許為單白成，為白二、白四成，據理相應通融可足。比由羯磨本中與大律二百餘卷相勘，為此尋撿極費功夫，後人勿致遲疑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第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